

東海大學創意設計暨藝術學院
表演藝術與創作碩士學位學程(表演組)
Graduate Institute of Master Program of
Performing and Creative Arts (Acting)
Tunghai University

藝術碩士畢業製作暨創作報告

《四川好人》表演創作報告
舞蹈與戲劇的交會與應用

Performing Shen Te for Bertolt Brecht's The Good Person
of Sichuan Produced by the MPCA of Tunghai University:
A Case Study on the Interrelations between Drama and Dance

指導教授：蔡奇璋
Thesis Supervisor : Tsai , Chi - Chang

研究生：顏秀茹
Graduate Student : Yen , Hsiu - Ju

中華民國 108 年 5 月

摘要

本創作報告分別在製演前、排練與演出的過程中，記錄與檢討了筆者的畢業製作《四川好人》。筆者使用多樣的角度，嘗試詮釋沈蒂與她的分身「蕭大」這兩個角色。通篇分為四個章節，第一章從製演背景解析《四川好人》沈蒂一角的角色意涵，與布萊希特史詩劇場形式帶給我對表演之體會以及問題意識。第二章從戲劇整體架構，來看在「史詩劇場」的形式中，如何發掘表演者自我的優缺點，並運用這些特質來處理角色。第三章則是從角色內在出發，透過「舞蹈呼吸法」與「五法」的相應，來探討添增角色之豐富性的可能。最後一章檢視了這次的演出過程中，舞蹈及戲劇在表演方式上的異同，及其相輔相成之關係；並從筆者本身由舞蹈表演者轉為戲劇表演者的觀點，記錄「分析」、「排練」、「呈現」等三個重要的環節，從而做成反思。

關鍵字：布萊希特、四川好人、舞蹈、戲劇

Abstract

This report records and reviews my graduation production *The Good Person of Sichuan*. I use a variety of perspectives to analyze and interpret the roles of Shen Te and Xiao Da, her invented cousin. The whole report is divided into four chapters. The first chapter discusses the meaning of Shen Te 's character in view of the background of the production, as well as the style of Brecht's epic theater. The second chapter looks at the portrayal of Shen Te / Xiao Da in the so-called epic model, and explores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myself as a dancer-actor. The third chapter matches my acting skills with the breathing method of dancing and the "five laws", and examines how they have helped to enrich the layers of my performance. The last chapter reviews and discusses the performance process: how dance and drama are similar and different, how their similarities or differences can reinforce each other, as well as what kind of preparation needs to be done by a dancer-actor like myself before a production is presented.

Key words : Brecht , The Good Person of Sichuan , Dance , Drama

謝誌

在表演藝術的世界裡建立自覺，超越自我，一直是我再進修學習的中心信念。

一路在舞蹈領域耕耘至今三十餘年，除了無數共享感動的演出外，難忘與眾多愛舞者面對面，進行「舞蹈花園分享」與「經典舞劇講座」，但《四川好人》是唯一讓我跳脫舞蹈的戲劇演出形式。深切盼望未來的日子，跨領域的藝術創作分享，如同仰望那無垠星空，充滿湧泉般的乍現靈光。

在此，我由衷的感謝指導教授蔡奇璋老師給我很實用的筆記，讓我在如何詮釋角色之中趨近真實，同時也幫助我從演出中獲得的珍貴經驗梳理脈絡；此外，也謝謝兩位可愛的寶貝昀霏、昀芳陪伴趕作業和排練；還有學生和家長一直以來對我的支持與關愛。當然，楊耿豪（羊老蘇）也是功不可沒的強力後援。

所有的所有，如同貝多芬的音樂展現人性的光輝，激勵人心往前行。僅以這次《四川好人》的作品，藉著布萊希特穿梭時空，回顧傳統又預示未來，給予我們深刻思索人性啟示的機會，也與大家分享我的學習過程與想法，同時跳脫舞蹈的框架，沉浸在戲劇領域之中，將自己的表演藝術領域潛移默化地提昇到另一層次。

目錄：

| | |
|-------------------|-----|
| 摘要..... | i |
| Abstract..... | ii |
| 謝誌..... | iii |
| 壹、製演背景..... | 1 |
| 一、《四川好人》印象..... | 2 |
| 二、沈蒂角色意涵..... | 3 |
| 三、問題意識..... | 8 |
| 貳、角色分析 | |
| 一、劇本大綱..... | 10 |
| 二、角色分析..... | 11 |
| 三、指導老師筆記..... | 12 |
| 參、排練 | |
| 一、呼吸法對表演的運用..... | 14 |
| 二、五法對表演的運用..... | 19 |
| 三、演出側記..... | 21 |
| 肆、結語 | |
| 一、戲劇與舞蹈的共通之處..... | 23 |
| 二、戲劇與舞蹈的差異性..... | 24 |
| 三、反思與建議..... | 26 |
| 參考書目..... | 28 |
| 附錄一 演出劇照..... | 29 |
| 附錄二 演出劇本..... | 45 |

壹、製演背景

這是一個全新的挑戰，以《四川好人》裡的沈蒂和蕭大這兩個角色成為我的畢業製作，希望能記錄我從一個舞蹈人的身份到演繹角色的過程，包括內在與外在的體會，真實呈現。

從選角開始，我挑選序曲最後一段，沈蒂質疑自己不是好人和神仙的對話，當作選角素材。沈蒂她自認，即使幫忙讓神明有過夜的地方，也還不足以稱為好人，只因為她質疑自己社會地位卑微，僅僅在社會的夾縫中求生存；但神明大爺念在她有善心善念，還特別給她超過一千銀元的租金當酬謝。在一人飾二角的情況之下，沈蒂的憂慮和神仙找到好人愉悅的對比，透過角度的轉換和肢體語彙的落差，一個轉身或一個視線的投射，加上兩種心情的揣摩，讓我漸漸地找到呈現的雛型。

為了凸顯出一人分飾兩角的反差，我通常會在角色個性上設定幾個關鍵字，好比說神仙的態度是欣喜的，沈蒂的態度是憂慮的，讓兩者的對比反差加大。比較困難的地方在於聲音的轉換；但是，這樣的角色對比，會增加戲劇性張力，在選角的當天也是盡力發揮京劇武戲課程的技巧，來呈現角色個性。

在表達神仙角色中，京劇武戲動作如起霸步伐，揉肘、輪膀、山膀、穿肘，都在排演神仙角色的過程當中派上用場，而詮釋沈蒂則運用中國古典舞「心、意、氣」的具體化來揣摩。尤其在「心」這一概念中，強調沈蒂內涵的氣蘊、呼吸和意念，將她的內涵、神采、韻律、氣質掌握住，才能將沈蒂角色所包涵的真實意境做完美表達。

細讀文本，對於角色也止於想像和猜測，透過多樣的語調和肢體語彙的交錯，讓自己從摸索角色之中找到方向。從排戲的過程中，修正、再造、推翻、重塑，漸漸地找到呈現的雛形，在強化內在的情意表達之後，將舞蹈訓練與戲劇表演的交錯並置，思考其中的融合之處，作為此創作報告的主題，希望這是由內而外重新整理自我表演藝術的開端，提升自我表演素質的一個里程碑。

一、《四川好人》印象

四川是布萊希特創造疏離的代名詞，道出不公的社會體制下險惡的人心與普遍的道德困境，當沈蒂發現行善和生存相衝突後，她選擇扮演「表哥」來替自己解危。特別的是，在劇中有幾個小片段，由沈蒂和老王以敘事者的角度與觀眾對話，讓觀眾保持置身事外的冷靜，站在較高的心理位置俯瞰全局，這樣的手法不僅讓我們重新去審視弱者，同時也梳理善與惡的關係。不得不承認，在這個道德淪喪的社會裏，好人想要行善可能得依靠惡的手段。

雖然貧窮不是罪惡，對於那些可憐又可悲的大眾，連溫飽都不能解決，要求他們講道德是不容易的。但劇中自私的楊森，尖酸的辛太太，厚顏的八口之家以及欺軟怕硬的木工林塗和房東太太梅珠，他們無情地撕扯著沈蒂，恨不得將她吃盡榨乾。而第八幕蕭大和楊森欺壓工人的情節，也非常具體地暴露了黑暗的政治現實。隨著劇本的結尾真相大白，布萊希特設置了一個開放式結局，這樣巧妙的安排引導我們去思考：「用什麼方法才能幫助好人去得到一個好的下場？」

最後，沈蒂的苦苦哀求並無法阻擋神仙的離去，反觀現實，神仙並不能解決問題，即使沈蒂獲得超過一千銀元的租金，也如神所願多行好事，但這些錢卻滋養了一批好吃懶做、渴望不勞而獲的人。沈蒂的善舉加速了人們的墮落，彰顯了人性的陰暗面，而嚴厲的蕭大斥喝這些人的貪婪，強迫他們勞動拯救自己，逼楊森規規矩矩幹活，面對現實解決問題；最終，面對神仙大爺們的審判時，沈蒂的憤怒和委屈在群眾質問下幾乎崩潰，摘下面具之前指著眾人說：「因為你們會把我撕成碎片！」即將爆發的是已經累積到無法承受的憤怒，無法面面俱到去應付眾人的理所當然，面對每一個人與予取予求的剝削，只能內心崩潰的吶喊著。回到故事的核心價值，我們改變不了世界，但可以改變自己，所以如何讓好人得到一個好的下場呢？按照布萊希特的意圖來說，只有徹底地變革社會才有可能讓好人一直好下去。

二、沈蒂角色意涵

| 場次 | 劇情概述 | 沈蒂角色意涵詮釋 |
|-------|--|---|
| 序 | <p>住在四川的賣水人老王得知三位神明即將造訪此地，便在城門守候多日恭候大駕；神明尋找「好人」的旅程在各處碰壁之後，老王幫忙找到了善良的妓女沈蒂，收留神明過夜。隔天，神明們以過夜的房租為名送了沈蒂一大筆錢，希望讓這世上為數不多的「好人」能好好在這惡世生存。</p> | <p>沈蒂勉強答應老王的請求，收留三位神明提供他們過夜的地方，意外又驚喜的收到神明給的房租，並且欣喜地買下菸草店。</p> <p>(參見附錄一 演出劇照 Act 序-1 p31)</p> |
| Act 1 | <p>沈蒂用這筆錢買下一間菸草店，想透過這間店幫助更多窮人，卻在不久後就因為樂善好施又不懂拒絕別人的無理要求而接近破產。在情急下在只能製造出一個關於「表哥蕭大」的謊言。</p> | <p>沈蒂好心收留八口之家，但小小的菸草店幾乎被八口之家霸佔，並且無預警的被弟媳將菸草變賣去買酒，無助的沈蒂向觀眾訴說著：『這小小的救生艇，昨天才買下，今天就快要下沉了』</p> <p>沈蒂（對觀眾）：</p> <p>「小小放縱，力量可以加倍，瞧，讓拉車的馬停下來嗅嗅草，縱容一下，馬可以拉車拉得更好」</p> |

| | | |
|--------------|---|--|
| | | <p>暗喻被壓迫喘不過氣的心境，被鄙視、被敲詐，人心的險惡讓沈蒂無法預料，不得已選擇用蕭大的形象來面對這一切，唯有強硬起來，才得以解救目前的困境。</p> <p>(參見附錄一 演出劇照 Act1-1~Act1-3 p31-32)</p> |
| Act 2 | <p>為了拯救菸草店，沈蒂扮裝成蕭大來應付難以擺脫的人情。蕭大處事精明，待人嚴苛，卻能安頓好菸草店讓一切上了軌道。</p> | <p>帳務像是無法填補的無底洞，冷酷與無情的蕭大以 20 銀元打發想要敲詐沈蒂的木匠林圖；面對梅珠太太的歧視，租金需要半年一付的無理要求，假扮蕭大的沈蒂都只能堅強勇敢的面對。</p> <p>(參見附錄一 演出劇照 Act2-1~Act2-2 p34)</p> |
| Act 3 | <p>沈蒂卻遇到了失業飛行員楊森，在阻止他上吊後，兩人因大雨躲在樹下，進而萌發愛意，並與楊森私定終身。</p> | <p>沈蒂在公園與兩位妓女巧遇，並試圖阻止想自殺的楊森，兩人在躲雨時訴說著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感嘆。</p> <p>沈蒂(哀傷的)向觀眾訴說： <i>在我們的國家，不應該有陰沉的夜晚，另外河上的大橋、天亮前昏暗的時辰，還有漫長的冬天，這些也都是危險的。因為所有悲慘就夠受了，再多一點點，人們就要丟棄那難以忍受的生命。</i></p> <p>(參見附錄一 演出劇照 Act3-1~Act3-3 p34-35)</p> |
| Act 4 | <p>老王的手被木匠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打斷卻沒有</p> | <p>每個人都看到老王被木匠打傷，卻沒有人願意為他作証，沈蒂不可置信的向觀眾宣告：</p> |

| | | |
|---------------------|--|---|
| | <p>人願意為他作證；沈蒂與楊森的母親相遇，得知北京的工作機會需要好大一筆錢，於是將老婦人借他的 200 銀元給了楊森的母親，願意支持他去北京實現飛行員的夢想。</p> | <p>「這是什麼樣的城市？你們是甚麼樣的人啊？當不公正出現這個城市就應該有反抗。如果沒有反抗，那這個城市最好在日落前被一把火燒掉！」</p> <p>傷心之餘決定要裝扮表哥蕭大來對抗這一切的不公〔她穿上蕭大的西裝，學他的樣子走幾步路〕</p> <p>好人，在我們國家當不了太久好人。盤子空了，吃飯的人就爭吵，老天，神明的戒律，面對匱乏一無用處。</p> <p>...</p> <p>面對一無用處的人 你手段需要強硬 他們才夠相親相愛」</p> <p>(參見附錄一 演出劇照 Act4-1~Act4-4 p35-37)</p> |
| <p>Act 5</p> | <p>蕭大的模樣現身時得知了楊森去北京的計畫之後，才知道楊森並非可靠的男人；深蒂於是拒絕賣掉菸草店，使得楊森付不出錢買下飛行的工作。</p> | <p>沈蒂傷心欲絕，決定要和理髮師傅訂婚，不料楊森的一番說詞打動了她，最後沈蒂決定請求理髮師傅原諒，投向了楊森的懷抱。</p> <p>(參見附錄一 演出劇照 Act5-1 p37)</p> |

| | | |
|---------------------|---|---|
| <p>Act 6</p> | <p>在婚禮上等不到蕭大的人和現金，楊森因此悔婚。</p> | <p>楊太太和楊森等的是表哥蕭大和能夠買下北京工作的 300 銀元，沈蒂發現楊森並非真心的對待她之後，並要求楊森還她老婦人借給她的 200 銀元。</p> <p>沈蒂向觀眾訴說著：「他壞，而且要我跟著一起壞。我人在這，我愛他，他卻在等表哥。」</p> <p>(參見附錄一 演出劇照 Act6-1~Act6-2 p38)</p> |
| <p>Act 7</p> | <p>幾乎失去一切的沈蒂發現自己懷孕了。為了讓孩子有更好的生活，她只能再度化身蕭大，利用理髮師傅寫下的空白支票，將凋敝的菸草店轉為一間經營得有聲有色的菸草工廠</p> | <p>曬衣桿上的褲子，讓辛太太開始懷疑蕭大的角色。沈蒂想否認又緊張的神情，害怕辛太太發現她就是蕭大的事實。</p> <p>(參見附錄一 演出劇照 Act7-1~Act7-2 p39)</p> |
| <p>Act 8</p> | <p>蕭大精明幹練、懂得如何適度無視周遭的不公不義，也讓楊森從失志青年變成一位優秀而冷酷的工頭。</p> | <p>楊森驅趕工人的緊張戲劇場面，工人演唱開始，借用大象的形象表現工人與監工和資本家的關係，引導觀眾的思緒向廣闊的天地馳騁。</p> <p>(參見附錄一 演出劇照 Act8-1~Act8-2 p40)</p> |
| <p>Act 9</p> | <p>因為沈蒂消失已久，不知情的群眾起疑，認為</p> | <p>沈蒂與辛太太是推心置腹的好姐妹，沈蒂擔心懷孕太胖被懷疑，擔心小孩不曉得會如</p> |

| | | |
|----------------------|---|--|
| | <p>是表哥蕭大殺了沈蒂並奪取了她的事業。</p> | <p>何，但楊森突然的出現，沈蒂立刻恢復蕭大的舉止風格和語氣。</p> <p>老王起疑沈蒂從未離開，楊森也懷疑審蒂被削大藏了起來，此時，假扮蕭大的沈蒂開始緊張，擔心被揭發。最後，警發搜查房間，發現沈蒂藏在桌下的衣物之後，蕭大更是緊張的向大家宣告即將公開澄清這個醜聞。</p> <p>(參見附錄一 演出劇照 Act9-1~Act9-2 p41)</p> |
| <p>Act 10</p> | <p>在三位神明化身法官面前，沈蒂才說出真相。而在人間為了尋找「好人」而飽經風霜又疲累不已的三位神明，只能期待沈蒂繼續當個好人，勸她讓蕭大偶爾出現就好，然後就帶著「世界上還有好人」的捷報，騰雲駕霧返回天上。</p> | <p>蕭大以嚴厲的口氣反駁大家對沈蒂的指控，向神明帝爺們坦白後，揭發蕭大就是沈蒂這驚人的事實的，感慨世界的艱苦與絕望，行善與存活如同閃電將她劈成兩半。</p> <p>沈蒂向觀眾訴說：「是的，就是我，蕭大跟沈蒂，都是我，您先前要我行善又要存活的告誡像閃電把我劈成兩半。對別人好，又要對自己好，我無法同時做到兩者，幫助別人又要幫助自己實在太難。世界太艱苦! 太多悲慘、太絕望！才對乞丐伸出援手，他們立刻就扯斷你的手，為什麼行惡得善報? 行善卻等著被懲罰？關於您偉大的計畫，喔，神明大爺，我太可憐也太渺小。」</p> <p>(參見附錄一 演出劇照 Act10-1~Act10-2 p42)</p> |

三、問題意識

《四川好人》¹排練之前的讀劇與劇本分析有三次，我認為讀劇的難度在於確定讀和理解之間的距離，一開始只是讀字會出現零落的對白，變成拆文解字，有時停頓的地方不夠精準，又變成另一種文不對題。試問自己，是否充分理解文本脈絡？是否願意拋開慣性的口語節奏？所以，製作的前期準備或自主排練前，我都會先讀劇，一方面確定聲音質感在腦中構築畫面，二方面也是驗收自己的台詞是否熟記並融入感情。

讀劇前的文本分析，會針對劇本內容、作者時代與創作背景，進行重要的解析，也幫助我多了解這齣戲的精髓，能夠精準地傳達文本張力。我反思自己，為何在解析音樂質感和動作邏輯與情感能舉一反三？但是在沈蒂的情感表達，我卻無法找到精準，或許對文本還未通透？或許和對手在拋接上不夠密切？總之，意識到自己即將在舞台上呈現這樣的一個角色時，開始覺得匱乏。

倘若我只是憑空想像，缺乏對劇本相關知識涵養的學習，便無法真正進入角色，更別說是超越字面的意義，掌握文本深沉的意涵了。況且，沒有靈魂的對白是空話，那只是讀字，人物的關係無法從中釋放。而戲劇是聲音優先，能建構人物情感，空間畫面是來自演員聲音的本質訓練，藉由理解力和想像力的運用，賦予角色不同的發聲位置與音質，給予適當的形象來訴說故事，這些都是通過讀劇訓練的啟發。對我來說，面對沈蒂和蕭大這兩個角色，這真是徹底面對自己的一大挑戰。

(一) 排練前期

在台詞的語氣上，很容易把自己的個性和語法直接表達，在斷句和情緒掌控上還沒找到角色的設定，在第一幕的排練時，很像在漂浮，無法找到真實的重心，因為對

¹ Bertolt Brecht 著，劉森堯譯，2006，《四川好女人》。台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角色個性還在摸索。烏塔·哈根(Uta Hagan)曾經在她的《尊重表演藝術》中提到:「我一直小心地避免「態度」這個字眼，我並不是說人類沒有各種態度，只是因為演員時常將演出行動和態度混淆了，或是用態度代替了行動，一個被錯誤引導的演員，可能會事先決定他將以什麼態度面對特定的某個人、某件事物、某種情況或事件;他甚至會找到一個目標，然後用他的「態度」向著目標前進或輕移，他錯誤地以為這樣就是演出了。」²所以，每次的排練都是不停地嘗試找到最終的定案，多嘗試取探索更不一樣的表演方式。

(二) 排練中期

情緒與台詞的連結開始抓到方向，但不穩定。史坦尼斯拉夫斯基的理想是「每一個肢體動作中，都隱含著某種內在的動作，也就是內在的感受。」³所以，開始整理表達的可能性，從呼吸、語氣、視線、情緒，每次都試問自己有沒有更好的可能？還可以有什麼樣的表達方式？

背詞最佳時機在於常常在重複的段落琢磨等待中度過，有時候一段戲試了三次的排練時間，都只能對後面未完成的進度乾著急，所以，等待的空擋，就是貝茨的最佳時機。但如果劇本台詞都底定之後，每一次排練都有預定的進度絕不拖延，會不會讓排練更順暢些？或是在初期排練摸索的階段增加排練次數，不至於壓縮到後期熟練再細修的次數，好戲要上場，如果有足夠的時間讓劇組好好的沈澱思考，或許可以讓呈現的作品更趨近完美。

² 烏塔·哈根，1987，《尊重表演藝術》。臺北縣：漢光。

³ Phillip Zarrilli 著，馬英尼、林見朗、白斐嵐譯，2014，《身心合一：後史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跨文化演技》。台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三) 排練後期

對於戲的架構已經趨於完整，由於佈景超重量與大尺寸的限制，無法完整組裝配合整排，相對應的舞台空間走位和換景平台的移動，在時間上的掌控與人員的進退都要實際進場才定案。再來是排練時間的安排，由於每個演員台詞份量的比重不一，加上能排練的時間很未能有更多的共識，要再多熟練時對手都無法到齊，常常只能排完新段落而無法再熟練，只能退而求其次將自己的角色和台詞先記熟，拋接和連貫性都只能等到大家都有空時再練習。

貳、角色分析

一、劇情大綱

《四川好人》是德國戲劇家布雷希特完成於 1943 年的代表作品之一。在貧困之地四川，唯有妓女沈蒂通過神明的測試，證明了混亂時局裡仍有好人存在。然而沈蒂的樂善好施卻令自己陷入困境，使得她在善良與自私、自我保護與救濟他人之間，出現了猶豫與擺盪。

上半場

住在四川的賣水人老王得知三位神明即將造訪此地，便在城門守候多日恭候大駕；神明尋找「好人」的旅程在各處碰壁之後，老王幫忙找到了善良的妓女沈蒂，卻又陰錯陽差與她擦身而過，老王以為沈蒂爽約，無法達成神明的要求便躲藏了起來。

隔天，神明們以過夜的房租為名，送了沈蒂一大筆錢，希望讓這世上為數不多的「好人」能好好在這惡世生存。沈蒂用這筆錢買下一間菸草店，想透過這間店幫助更多窮人，卻在不久後就因為樂善好施又不懂拒絕別人的無理要求而接近破產，情急下在只能製造出一個關於「表哥蕭大」的謊言。

為了拯救菸草店，沈蒂扮裝成蕭大來應付難以擺脫的人情。蕭大處事精明，待人嚴苛，卻能安頓好菸草店讓一切上軌道。然而重返之後的沈蒂卻遇到了失業飛行員楊森，在阻止他上吊後，兩人因大雨躲在樹下，進而萌發愛意並私定終身。與此同時，神明也在觀察著好人沈蒂的動向，因此出現在老王的夢中；但沈蒂努力付出的善舉在神明眼中總顯得太小、太少。

下半場

沈蒂一早從楊森住處返家，才發現理髮店師傅竟用鐵棒將老王的手打斷；在其他人不願意作證的情況下，沈蒂願意替老王作偽證。之後，沈蒂在以蕭大的模樣現身時，得知了楊森去北京的計畫之後，才知道楊森並非可靠的男人；沈蒂於是拒絕賣掉菸草店，使得楊森付不出錢買下飛行的工作。後來，楊森在婚禮上等不到蕭大的人和現金因而悔婚。幾乎失去一切的沈蒂發現自己懷孕了，為了讓孩子有更好的生活，她只能再度化身蕭大，利用愛慕沈蒂的理髮師傅寫下的空白支票，將凋敝的菸草店轉為一間經營得有聲有色的菸草工廠；蕭大精明幹練、懂得如何適度無視周遭的不公不義，也讓楊森從失意青年變成一位優秀而冷酷的工頭。

因為沈蒂消失已久，不知情的群眾起疑，認為是表哥蕭大殺了沈蒂並奪取了她的事業。在三位神明化身的法官面前，沈蒂才說出真相。而在人間為了尋找「好人」飽經風霜又疲累不已的三位神明，只能期待沈蒂繼續當個好人，勸她讓蕭大偶爾出現就好，然後就帶著「世界上還有好人」的捷報，騰雲駕霧返回天上。

二、角色分析

根據每場情節設定關鍵字，當時「和善」、「無奈」、「來者不拒」是我對沈蒂的觀察，而蕭大則是「冷酷」、「嚴肅」、「不通情理」。

指導教授蔡奇璋老師以《看海的日子》這部影片為引導，提供一些揣摩沈蒂的線索，而《看海的日子》這部影片寫盡了小人物的悲哀，將現實中掙扎求生的小女人心聲，赤裸裸的吶喊出來，反映出人的內心，以及當時生活的艱苦和無奈。白梅，八歲時被生母送給別人，幾年後又被養父賣到妓女戶，為了活下去不得不低頭，歷盡辛酸，最後在遇到昔日好友鶯鶯後，恍然大悟似地說，她決定不再被過往的命運控制，她要生子，她要回到自己生母的老家生子，不放棄在縫隙中找尋柳暗花明的希望，在苦痛中仍能秉持堅苦卓絕的意志，立定生命目標，而「良善」是這兩個角色性格的共通點。

該劇和《四川好人》在劇中情節有連結的是妓女角色，還有懷孕的片段。蔡老師要我揣摩妓女的心境與行為表達，透過劇中白梅被迫無奈的接受人生的安排，整體氛圍屬於陰鬱的。而導演黎煥雄黎則是以《暗戀桃花源》中，蕭艾飾演的雲之凡當作口語表達當參考範本。透過自我對白的錄音，我發現平常的口語習慣需要修正，在咬字與斷句上要更精確。在舞台上呈現一個角色，「去我」是很重要的，當然，透過種種方法產生「自覺」，讓我更靠近角色而進入角色，如何將文本意涵做成真實表達，是我這次演出最重要的挑戰。

三、指導老師筆記

在整個排戲的過程中，導演黎煥雄老師和指導教授蔡奇璋老師給我的表演筆記都是非常基本但卻是重要的觀念和方法。黎老師要我「去舞蹈化」，有些習慣成自然的舞肢體延伸，如重心轉移，線條延長，在整體演員群中就顯得我很突兀，和別人不一樣。所以黎老師不斷地強調「去舞蹈化」。一開始我還有些茫然，有些慣性已內化在肢體語彙表達之中，要很刻意去察覺流露出的舞蹈語彙，其實還頗費一番工夫；我也很珍惜每次排演紀錄的錄影，來檢視自己的戲劇表現是否修正完成。

另外，在字詞的斷句與流暢度上，老師還不斷提醒我要修正慣性地在某個音節加重音的陋習。於是我也從錄音檔裡發現，原來自己真實的音質和發聲慣性，在詮釋沈蒂這個角色時相當不合適。參考幾位優秀演員的演出作品後，我慢慢地學習咬字清楚，側重有邏輯的音調起伏和強弱，逐字逐段的將每一句臺詞反覆斟酌，找到最適切的口語表達。

蔡老師則要我更真實些，進入角色的情緒和處理聲音線條。由於舞蹈訓練的肢體表達已長達 30 多年，挺直的背和芭蕾舞訓練的線條很容易和其他演員不一樣。老師覺得筆者外顯的個性、語氣都太過於甜美，並沒有凸顯沈蒂煙花女的特質，並建議我不要美化沈蒂的外在形象。當我不斷反覆思索要如何修正的方法時，發現真沒那麼簡單，個性是由內而外，但要進入角色必須將破除原本的我並將內心建立一個沈蒂性格，以往在舞蹈的編排與理解，都有音樂做引導，但是，戲劇沒有音樂的概念讓我想像，似乎有種無依靠的不安全感，常常反問自己：是這樣嗎？這是對的方向嗎？

兩位老師在這次製作中，都重複地提醒筆者要注意「去舞蹈化」這個細節，畢竟所有的表演都建立在「進入角色」之上。而我自己訂的演員功課就是每天晨起睡前讀完本後，完全複習了解劇情架構、角色意涵與角色性格，開始針對重點賦予角色生命。理解劇情架構，有些時候真的不要只去死背台詞，針對每個劇情事件描述，我要充份理解與對手的因果關係，充份將角色詮釋，將自己內在而外的動作肢體、反應、及段落做審視與強化。

排演的過程到演出週前幾天，表演指導王世緯老師都給予重點筆記，尤其在第三幕公園場景的愛情戲部分，因為這場戲只有沈蒂和蕭大要支撐這一幕的張力，一開始都只有在唸台詞的狀態，很難想像有什麼樣的可能性來表現。而世緯老師很有技巧地引導我們，透過距離的由遠而近，在對話的段落有具體的事件引導動作，慢慢將兩人的距離拉進，讓楊森和沈蒂兩人之間由陌生到漸漸熟悉，進而互許終生，讓空間距離

成為醞釀情感的媒介，這不僅解決了我常在台上有空拍的焦慮感，也找到這場戲與觀眾產生共鳴的形式。

透過身體的方向性連結角色的情緒表達，原本是背對著，互相看不順眼的氛圍，到最後私訂終生的一廂情願，從不想搭理的情緒到漸漸萌生愛意，最主要的軸線是兩人都有著同樣的人生悲哀，產生的同情心理而決定廝守，有了多一層的心理暗示與空間距離的彈性，整個段落顯得不那麼空，反而增添層次感。

參、排練

一、呼吸法對表演的運用

呼吸運用搭配意念與呼吸的質感，將情緒適切的表達出來，是舞蹈表達的一種重要方法。通過「呼吸」的各種變化，刻畫人物時才能賦予其個性和藝術的活力。可見呼吸在舞蹈中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靠它來支配動作和貫穿到表演中。舞蹈節奏是舞蹈表演時在力度的強弱、速度的快慢、能量的增減以及幅度的大小等方面的對比和變化，與呼吸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有長短、動靜、輕重、緩急的呼吸，這裡面也就包含節奏的性質，意和氣達到內外和諧統一並且運用自如。

探討舞蹈運行的發生和發展，一個平穩的質地需要沉氣，一個高空動作的停頓需要提氣，每一種動作都是在表達不同的思想感情，有焦慮、急躁、興奮、愉悅等等，無論是要達到動作的完美還是詮釋內在的思想感情，都需要呼吸的輔助運用，所以呼吸的運用是衡量一個優秀舞者的重要標準。⁴於是，在每一場轉換情緒與節奏，用呼吸來帶動是有很大的助益。

要特別注意的是，呼吸在舞蹈中不是獨立存在的，它與舞者的內心情感、外在舞姿動作是緊密相連的。可以說情感是呼吸的原動力；以情感帶動呼吸是呼吸的基本要

⁴王海軍，2010，〈談舞蹈訓練中呼吸的重要性〉。《遼寧高職學報第四期》。頁 80-81。

求。換言之，呼吸在整個舞蹈表演中具有很大的推動力，使舞蹈藝術具有強盛的生命力。

呼吸給予了舞蹈生命力，正確的呼吸才能有效地控制身體，幫助各種舞姿更完美地呈現，使動作更滿更有張力，進而突顯出舞蹈的動作節奏、風格及舞蹈中「力」的表現。如同《身體美學：讓你的身心永遠從容自得》中從學會找到自己的重心、體察呼吸等細節開始，為身體找到基本的節奏與平衡；學習如何以牽手、擁抱等身體語言來向他人傳遞溫情與關心；也嘗試融合勞動與運動，將身體美學回歸於自然美學，使肉體與精神臻於和諧，身心像一棵大樹般茂盛又健康。蔣勳老師這樣叮嚀著：「你至少要先做你自己的朋友。」⁵因此，我們必需充分認識呼吸在舞蹈中的重要作用，並有意識地練習，讓它成為一種自覺的創作行為，使呼吸和舞蹈融合，才能夠淋漓盡致地表現作品的中心思想，讓舞蹈更具感染力，與觀眾在心靈上產生共鳴。

例如：（*表示呼吸運用或潛台詞）

（一）沈蒂：真是叫人為難，就算皇帝過生日我們還是得餓肚子，*但是好吧，我就收留他們。（參閱附錄二 演出劇本 p50）

*沈蒂在收留神仙過夜之前，希望老王讓神仙們可以先知道她的行業，在兩句之間加一個吸氣和一個輕嘆，並接著「好吧」引導下一個句子的情緒，將沈蒂勉為其難的面對老王的要求，讓三位神明有過夜住宿的地方。

（二）沈蒂（充滿憂慮）：可是我不知道如何自處，大爺們！*當一切都這麼昂貴我要怎麼做好人？（參閱附錄二 演出劇本 p52）

⁵ 蔣勳，2008，《身體美學：讓你的身心永遠從容自得》。台北：遠流。

*一個小呼吸下沉，語調微降再上揚。對於自己的處境及神仙大爺的託付，沈蒂無法兩全，因此才讓三位神仙大爺開始討論如何讓沈蒂能夠在維持生計與行善之中找到平衡。

(三) 辛太太：別想開始怪罪我！*妳先是從我和我的小孩手中奪走這家店，然後說這是個鬼地方，是個貧民窟，太超過了！(她開始哭。)我還想跟你借點錢。(參閱附錄二 演出劇本 p53)

*一個急促又短的吸氣，表示驚嚇回應辛太太斥喝的態度，辛太太想把自己生活困窘卸責給沈蒂，怪罪他買下菸草店讓他們的生活出現危機。

(四) 沈蒂(把米倒進鍋裡)：*我沒辦法，妳知道我生意還沒開張哩！

*心中的潛台詞：天啊…怎麼可能，吸氣加上揚的語調，表達沈蒂對於辛太太無理的要求感到吃驚。

(五) 小小的放縱，力量可以加倍，(*小吸氣) 瞧，讓拉車的馬停下來嗅嗅草，(*請求) 縱容一下，馬可以拉車拉得更好，再忍耐一下下就好，林塗先生！(參閱附錄二 演出劇本 p55)

沈蒂：*他不住在這裡，他住別的城鎮。(參閱附錄二 演出劇本 p56)

*節奏緊湊，欲掩飾謊言，緊張的神情想擺脫房東太太的刁鑽與蠻橫。順著八口之家霸佔菸草店的丈夫說出蕭大是表哥的謊言。

(七) 小時候我們有隻翅膀壞了一邊的鶴，牠很和善，從不在意我們的捉弄，牠每次都跟在我們後面跨著大步走，大聲啼叫要我們別跑太快。*但是當秋天和春天一

大群鶴從我們村子上頭飛過的時候，牠卻變得非常不安，而我明白那是為什麼。（她低泣。）（參閱附錄二 演出劇本 p69）

*呼吸哀傷嘆息加上一個小吸氣，表達自己和那隻鶴一樣的處境，彷彿自己內心的殘缺就像缺了翅膀的鶴，無法翱翔天際，羨慕別人能夠自由自在的飛翔，而沈蒂必須屈服於生活現實。

（八）沈蒂（不太相信）：這麼說你們沒有人願意作證了？*他的手在光天化日下被打斷，你們都看到了，卻沒有人願意出來講話！（生氣）這是什麼樣的城市？你們是甚麼樣的人啊？當不公正出現這個城市就應該有反抗。如果沒有反抗，那這個城市最好在日落前被一把火燒掉！（參閱附錄二 演出劇本 p76）

*好心的沈蒂將米送給窮苦人家，再到這些人不願意為老王被打傷的手作証，自私的理由讓沈蒂不可置信地由欣喜轉為急切到憤怒。

（九）沈蒂：不認識，可是我認識即將要飛的那一位，他曾放棄希望，但他將再度飛行，*楊太太，他就要脫離困境，超越在我們之上了！（對觀眾）
楊森，我的愛人，與白雲為伍！衝破暴風雨，穿透天空，帶給遠方朋友，友誼的信件。（參閱附錄二 演出劇本 p77）

*內在潛台詞是寄予楊森有一份希望的未來，充滿期許與信任，希望他對於楊森的資助可以讓他重拾夢想，擁抱藍天飛翔

（十）沈蒂（喘著氣）：楊森，我表哥和師傅先生達成一項協議--我要聽從師傅先生的意見，繼續幫助這一帶的人，（停一下）我的表哥不要我們在一起。

楊森：你同意了？

沈蒂：是的。〔停頓一下。〕

楊森：他們跟妳說我是壞人？

(略)

沈蒂（顫抖著）：你想要怎麼樣？

楊森：我要妳和我一塊走。

沈蒂：師傅先生，原諒我，我想和楊森一起走。

楊森：這就對了。（全退場）（參閱附錄二 演出劇本 p84）

*此時沈蒂心境，原本想放棄和楊森的愛情而委屈自己和理髮師傅訂婚，其呼吸以沈重輕緩為主，語調帶有哀傷的意味，最後楊森的一番說詞打動了她，寧願蒙蔽自己的內心跟隨盲目的愛情。

（十一）沈蒂：剛剛有件糟透了的事，*當我愉快而且充滿期待的走出門外，地毯店的老闆娘站在大街上，全身顫抖著，*她告訴我她的丈夫病倒了，她認為最好我能夠現在就還他們錢，我當然承諾如她所願，她才放了心，含著眼淚祝福我，並希望我原諒她，因為她無法全然信任我表哥，同樣的也信不過楊森。*我怎麼可以竟然忘了那兩位善良的老人家？（參閱附錄二 演出劇本 p85）

*沈蒂原本愉快的心情出門參加婚禮，卻遇上地毯店老闆娘敘述著她丈夫的處境並討債，此時呼吸由帶著活潑的狀態轉折到無可奈何的哀嘆，腳步展現是躊躇不前。在*我怎麼可以竟然忘了那兩位善良的老人家這個地方語氣上揚，帶有責備自己忘了感恩的態度。

（十二）沈蒂：楊森吹掉我的店和我所有的朋友，*不過他並不壞而且他愛我，只要我和他在一起，他就不會幹壞事。我的力量是否足夠把他內心的良善帶出？現

在，在前往自己婚禮的途中，我擺蕩在恐懼和喜悅之間。（她快速離去）（參閱附錄二 演出劇本 p85）

*矛盾的心境衝突，擺蕩在恐懼和喜悅之間，*語氣微揚，呼吸頻率加快，寧願相信楊森不是壞人，願意用微薄的力量將他內心的良善帶出。

（十三）蕭大(舉起一隻手傾聽著)：等一下！*現在是九點，但今天甚麼都聽不到，雨太大了。

楊森(挪揄地)：你想聽到什麼？

蕭大：送郵件的飛機。

楊森：少無聊了。

蕭大：我曾經聽說你想開飛機是嗎？現在還想嗎？

楊森：我對目前的職位沒什麼挑剔的。說起來，我越來越在意公司了，畢竟這是我曾經的未來妻子的公司，就算她已經走了，她真的走了嗎？

蕭大：你幹嘛問？

楊森：也許因為她的戀情還原封不動地沒有離開我。不管怎樣，我仍然充分關切她的一切，譬如說，她是不是被關起來鎖住了。

蕭大：*被誰呢？

楊森：被你！（參閱附錄二 演出劇本 p94）

*這時蕭大的情緒陷入一陣懷舊之中，他念著和楊森雨中相遇的一見鐘情，*呼吸的頻率長，語調也顯得悠遠，隨著楊森的懷疑，*語氣轉為強硬，呼吸為短促有力，有反駁意味，也意圖掩飾內心的不安。

二、五法對表演的運用

所謂的五法是指「手、眼、身、法、步」，「手」是指手勢，「眼」是指眼神，「身」是指身段，「步」是指台步，而「法」就是上述各項技術的協調運用，也就是說，演員的一舉手、一台足，甚至一個眼神都必須講究，不僅切合人物身份，更要有美感⁶，所以「手為勢，眼為靈，身為主，法為源，步為根。」運用在戲劇段落的轉折和對比高的台詞，可以更生動的將文本意涵帶出。這次四川好人的的展演，以五法體現戲劇演出，具有探索、創新與實踐的意味，是走向多元表演藝術的一種形式，也是在摸索戲劇演出的新嘗試。

以下幾點是我的體現

(一)辛太太：可是我需要錢，我要靠什麼過活？妳把我的一切都拿走了，現在還要逼我上絕路！我要把小孩丟在妳的門口，妳這殺千刀的！（她從沈蒂手裡把鍋搶過來。）

沈蒂：別生氣！妳會把米灑出來！（參閱附錄二 演出劇本 p53）

在相互搶米的過程之中，力量的給予與回應，吸收及回饋，都在相對應中，以進為退，以退為進。作用力與反作用力的運用，在視覺上趨近真實。

(二)沈蒂：妳真的願意把錢借給像我這樣頭腦不清不楚的人？

老婦人：不瞞妳說，如果是妳表哥我們就不借了——他頭腦精得很，可是借給妳我們就不擔心。

沈蒂：我真希望神明們聽到剛剛的話，他們一直在找快樂的好人，妳幫我一定很快樂，而因為愛，我卻惹上麻煩。（參閱附錄二 演出劇本 p75）

⁶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官網，2015年，〈京劇的表演藝術〉。<http://www.ncfta.gov.tw>。取用日期：2019年6月6日。

沈蒂拿著信封回到街上，並對老王展示新披肩此時一個呼吸加上眼神轉換，原本從憂心沒有錢付上半年的房租，到急切地想和老王分享這意外從老婦人獲得的 200 銀元和展示新買的披肩，在肢體方向轉換加上眼神與表情的搭配，對比的落差從猶疑的語調，呼吸平穩到欣喜的節奏，面向老王跑過去。

(三)蕭大：讓我招供這個驚人的事實：我就是她!

神明乙：沈蒂！

沈蒂：是的，就是我，蕭大跟沈蒂，都是我，您先前要我行善又要存活的告誡像閃電把我劈成兩半。對別人好，又要對自己好，我無法同時做到兩者，幫助別人又要幫助自己實在太難。世界太艱苦！太多悲慘、太絕望！才對乞丐伸出援手，他們立刻就扯斷你的手為什麼行惡得善報？行善卻等著被懲罰？關於您偉大的計畫，喔！神明大爺，我太可憐也太渺小。（參閱附錄二 演出劇本 p100）

這段沈蒂獨白是本劇最高潮的段落，當最後神仙們審訊蕭大追問好人沈蒂的下落時，眼神是由內心的掙扎外顯對上的乞求，投射的視線角度微揚，她終於不得不脫下面具，將一個令人震撼的事實展現在世人面前，此時原本是偽裝冷酷的蕭大，瞬時成為委屈可憐的沈蒂形象，無論沈蒂如何苦苦請求神明她想扮成蕭大的願望，手勢以攤掌有質問的意味表達，都遭到了神的無情拒絕。此時沈蒂面向觀眾由內心吶喊著「救命」，其潛台詞表達社會已是如此墮落，好人根本無法再生存下去。

三、演出側記

(一)換景平台的運用

道具是很重要的一個媒介，能輔助視覺的構成，同時也縮限一個過大的空間，讓觀戲者的視線收束聚焦，使其能夠專注在演員之間的拋接與劇情的推演。從舞蹈的層

面來看，空間的結構可藉由舞台佈景的運用來定位；因為不同方式的擺放，可以讓舞者其中自由揮灑；由於這種空間感的存在，演員和道具佈景之間的空間接觸，讓視覺變得更有張力。（參見附錄一 演出劇照 p43）

這次的大型平台道具由梁若珊老師設計。在場景轉換的平台尚未製作完成時，導演設計沈蒂與觀眾的對話時，原先要演員往下舞台走近一點，區隔沈蒂和敘事者的角色，但是，完成後的平台與地板間有 40 公分高的落差，使得進退的時間和上下平台危險性增加，造成原先設計沈蒂要往下舞台移動與觀眾說故事的這一個區隔，顯得有些障礙，所以只能以一步位移做方向轉換。此外，每一次排練，大家同心協力將切割成 6 塊的平台組裝完成，耗費的時間都將近 30 分鐘，間接的也成為排演前的靜心活動之一（參見附錄一 演出劇照 p41）；有些時候，我會覺得桌上的東西太雜亂，曾經幻想如果是壓克力透明材質，或以鋁線架構出所需之立體線條，或者是以普普風格拼貼在平板上，都會創造出不一樣的視覺風格。但由於排演時間的緊迫，所以這樣的想法也只能是想像了。

（二）操偶與真實的蕭大之間

從第一幕至第八幕，蕭大以偶戲的形式表現，操偶者由一至三人(1 男 3 女)組成來表演偶戲。由於偶的操控是用現成的模特衣架來呈現，礙於關節角度旋轉上的限制，在操控上略顯僵硬，有些角度無法順利挪移，曾經有斷裂的可能。

演員以複聲呈現蕭大的台詞，藉由重疊人聲音的輪流錯置，讓沈蒂和蕭大有更緊密的連結。世緯老師也提醒我們，操偶人的口語表達，和沈蒂表達蕭大的台詞與說話的口氣要之間要有共通點，演員必須透過對詞來修正差異性，或藉由共同讀劇來調整彼此的語調和說話方式，讓蕭大的偶與真人演出的狀態趨於一致。（參見附錄一 演出劇照 p43）

(三)面具的應用

關於面具的運用，為了區隔演員扮演的兩個角色，用面具加大角色個性落差，讓觀眾不易被聲音給混淆，乃是這齣製作的一個重點，而蕭大的面具，同時是沈蒂內心世界的一個安全角落。

在排練初期進行操偶練習時，原本只有一頂帽子懸空，作方向性的轉動，很難掌握高度的拿捏，常常會有頭和身體分離的錯覺，在視覺上很難平衡。排練後期時，在搜尋角色的面具時，偶然發現一個黑色半邊造型的面具（參見附錄一 演出劇照 p44），導演嘗試將面具掛在衣架上，但為了操偶者方便拿取，不至於帽子和臉分離無法操作，則以熱融膠將蕭大的帽子和面具黏合為一件道具，同時也增加蕭大頭部的區塊；這樣的設計，可說是一個意外的發現。

後來距離拉遠，到中正堂舞台彩排時，從遠距離再檢視，發現場景若只有頂燈，背景黑色的狀態就會看不清楚面具的樣子，所以改用壓克力顏料調成灰色，慢慢地由深灰再調成淺灰，因為較明亮的灰色，比較容易凸顯蕭大的臉和帽子間的區隔。

但是在第四幕沈蒂獨白「好人，在我們國家當不了太久好人，盤子空了，吃飯的人就爭吵…」時，三位操偶人會將蕭大的帽子、面具、外套穿戴在沈蒂身上，代表沈蒂即將把內心的衝突化成行動，拒絕再無止盡地被掏空；此時戴上帽子的沈蒂，在操偶人將帽子拉高之後再次戴上，似乎就有些卡。在正式演出時發生，顯得有些危險。

（參見附錄一 演出劇照 p44）

就另一個層面而言，從面具的細縫中可以看到什麼已不重要。其實，最重要的是，心念要一直看著自己的內在，不要依賴眼睛看外在的事物，往內看，反而可以輕鬆地掌握外在。⁷面具不僅應用在角色的轉換上，也是沈蒂內心的避風港，遮蓋住沈蒂真實面貌，也讓演員的聲音表達更加重要。（參見附錄一 演出劇照 p44）

⁷ 劉若瑀，2011，《劉若瑀的36堂表演課》。台北：天下遠見。

肆、 結語

（一）戲劇與舞蹈的共通之處：「氣」的運用

「排練前舞蹈的暖身、訓練、原則和哲學等的應用，對應史坦尼斯拉夫斯基所指的內在動作和感受，相同之處是，某些特定的瑜珈練習經史氏改編後，作為協助演員調整與精進其在表演中感官覺察的訓練」⁸，我能體會在每一個動作有意識的範圍內吐納，去察覺細微的變化，閉上眼睛，專注在自己的呼吸上，以全身肌膚的觸覺去察覺當下環境的微妙變動，提升身心的敏感度，可以更專注地在表演上的呈現，感受每個動作在全身流轉中蘊含的能量。經過探索心靈內在的練習，融合對劇本的解析，並參考影像的紀錄，把舞者的精準要求先藏起來。漸入佳境的我，無論在排練或是演出時，自己除了說出台詞、演示動作，更會帶著未知的心態去感受當下，慢慢咀嚼劇本的深意與角色內涵，多方揣摩與修正聲音的線條，終於能夠掌握戲劇表演從視覺與聽覺融合的要領。

（二）戲劇與舞蹈的差異性：

1、舞蹈是視覺優先且強調空間運用

多年的舞蹈訓練常需要將肢體張力擴張到整體空間之中，舞者會不自覺地作延伸，或做出把重心放在一隻腳上（點腳尖）的姿勢。排戲過程中，這些不自覺的動作就會有種和別人不一樣的突兀感，這個落差常讓我質疑自己，並試著從影像紀錄找到答案。其實戲劇表演要的不多，所以我開始用減法把老師給的筆記消化吸收，重新找尋《四川好人》所設定的基調。從零開始，學習如何修飾聲音線條，從視覺和聽覺接收

⁸ Phillip Zarrilli 著，馬英尼、林見朗、白斐嵐譯，2014，《身心合一：後史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跨文化演技》。台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訊息，運用身體、記憶、心靈、意念、情感和想像等感知力，來詮釋沈蒂和蕭大這兩個角色。

2、戲劇是聽覺優先，其文字力帶有主導性的位置

過程中最深刻的功課莫過於讀劇，讀劇之於舞蹈，有如解析音樂與動作一樣重要，在讀劇和讀動作之間，讀劇能夠讓我多靠近角色一些。相對而言，編舞要先把音樂聽進去，舞蹈的肢體語彙設計需用理性的視覺切割空間、方位與對拍的設定，所以理解動作比似乎比讀劇難度高一些。

而戲劇和舞蹈的區別是什麼？我的感想是戲劇以聽覺，聲音線條為優先，而舞蹈以視覺，輔以音樂質地呈現編創理念。兩者的共通點在於聲音質感的表達，戲劇透過演員間的台詞拋接，音樂在舞蹈間流動，戲劇與舞蹈同時帶給人們反思與共鳴的機會。

3、戲劇充滿未知性，舞蹈則具有預知性

深刻體會舞者和演員的共通點在於由內而外的詮釋一個角色或一個意境，不同的是演員在於戲劇中的呈現多數在於聲音線條與情緒的表達，肢體線條不需要太多空間支配，且每一次的排練都充滿著未知性，決定於拋接台詞的速度與台詞是否有短少或突然跳段，還有演員的身心狀態是否每一次都已進入角色的狀態，所以每次的排練都充滿彈性與變數，相對的，也有可能迸出意料之外的結果，這樣的未知性與多樣性也是被期待的。在《身心合一：後史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跨文化演技書中提到：當演員的「肢體程式」（physical score）操作熟練後，必須超越這種「機械式的動作執行」，追求一種更「深刻」的經驗層次，這是一種「由新的感受填塞而圓融[...]並帶來質感上同

時具備身心合一體驗的層次」》⁹。的確，在愈接近演出前的整排，和沈蒂的角色內涵越來越靠近，能在每一個段落梳理清楚沈蒂的內心狀態，適切的表達出每一場戲的段落起伏。雖然一開始很茫然，找不到一個確切的方向，常常覺得很空應該有些甚麼，但檢討每次的影像紀錄都會有新的發現和啟發，其實，有些時候，留白之於觀眾是給予思考的片刻，讓一齣戲有呼吸起伏的韻律節奏。

而舞蹈若想要有戲劇的未知性，接觸即興的隨機與實驗性比較接近這樣的未知性，通常在主題與音樂都確定之後，在段落的動作上會依照音樂解析設計，所以「精確、固定的音樂點」對應的動作設計接近程式化設計，且隨著排練次數增加而熟練，其詮釋的技巧與內容會更細緻動人。所以，有紀律的排練計畫會規劃排練架構執行與熟練細修兩個區塊，雖與戲劇的流程大同小異，但空間支配與肢體能力的展現是戲劇所無法擴展的，相對的舞蹈需有紀律的技巧訓練與能力需求，戲劇要求的演員條件似乎平易近人多了。

4、戲劇著重台詞的組合與拋接，舞蹈強調意象的展現

既然一切只能從零開始，我也只能傻傻地埋頭展開，就從最基本的怎麼當個演員、怎麼背台詞做起。睡前晨起，一定將劇本順過，儘管日常的行程和課程非常繁瑣，我仍然必須時時檢視台詞的連接性與流暢度。背台詞不像背動作，肢體的動作記憶會有一定的邏輯和 cue 點，但台詞除了和對手的拋接還有好幾段大的獨白詮釋，都不是一蹴可及，甚至連對手的台詞也要概括式地記重點字，到最後幾乎是整個劇本的台詞都差不多要背熟，這些複雜的作業是難以想像的。

⁹ Phillip Zarrilli 著，馬英尼、林見朗、白斐嵐譯，2014，《身心合一：後史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跨文化演技》。台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而舞蹈在設計時強調意象與音樂肢體的結合，所以「詩」常常是我們取材編創的來源，依據這樣意象當作創作內涵，將內在感受與音樂的對應完成舞作的編排，所以是純粹而精簡。

(三) 反思與建議

在《四川好人》的這趟籌備到演出的旅程中，我能感受布萊希特的原創悸動。這齣戲帶給我的是超越地域時空、牽啟人類集體潛意識的純粹感動。記得德國哲學家叔本華有句話，大意是「科學的追求，永遠遵循因果原理，像直線般往前、永無止盡；藝術的觀想與感動，沒有因果、沒有目的，像皎潔的月亮般，靜止而永恆」¹⁰。一部具有深層意涵的經典，其心靈共鳴來自這世上追求真理與悸動，完全不限於一地一時的屹立不搖。多年來，經典作品能在不同的時空下搬演，除了故事豐厚的能量，大量獨白、演說和對話，不只映射社會現況，能更主動地引導關係者反芻，從內心獲得啟發同時回應世界。透過對話、分享、切磋，激盪出更多元的理路和表現型態。

藝術無國界，表演藝術能夠與創作意念與文本核心契合，引起共鳴並創造美感，是相輔相成的。真正的藝術，是沒有國界的；能夠跳脫舞蹈的框架重新學習表演這一門功課，也是意外的收穫。回歸文本爬梳經典，誠實面對自己的態度也是演員的必要功課。如同本劇的示現，從舞蹈跨領域重新學習戲劇表演，從真正的面對自己出發，覺察、檢視並修正出自己的慣性，洞悉與覺察才能提昇表演的內涵，如同沈蒂在劇中的善行不僅要有現實的考量，也要有自救的決心即使陷入神仙也幫不了忙自己的景況，只有不斷的從修正中學習，自我的表演藝術提升只有步步踏實才能體會。

¹⁰ Arthur Schopenhauer，韋啟昌譯，2014，《人生的智慧》。台北：新雨出版社。

參考資料

- 一、Arthur Schopenhauer，韋啟昌譯，2014，《人生的智慧》。台北：新雨出版社。
- 二、Bertolt Brecht 著，劉森堯譯，2006，《四川好女人》。台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 三、Phillip Zarrilli 著，馬英尼、林見朗、白斐嵐譯，2014，《身心合一：後史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跨文化演技》。台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 四、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官網，2015 年，〈京劇的表演藝術〉。<http://www.ncfta.gov.tw>。
取用日期：2019 年 6 月 6 日。
- 五、王海軍，2010，〈談舞蹈訓練中呼吸的重要性〉。《遼寧高職學報第四期》。頁 80-81。
- 六、烏塔·哈根，1987，《尊重表演藝術》。臺北縣：漢光。
- 七、劉若瑀，2011，《劉若瑀的 36 堂表演課》。台北：天下遠見。
- 八、蔣勳，2008，《身體美學：讓你的身心永遠從容自得》。台北：遠流。

附錄一

演出劇照





序-1 神仙以過夜的房租為名，給沈蒂一大筆錢買下菸草店



Act1-1 舊主人辛太太來要米還想借錢



Act1-2 「煙之歌」～我說算了吧，隨煙飄盪，漂向未知的方向



Act1-3 「沈蒂的抱怨」～他們窮，他們沒地方住，他們不願分享什麼都要怎能說不？



Act2-1 不值錢的貨架成為林塗敲詐沈蒂的籌碼



Act2-2 三位神明：就住最近的那一家



Act3-1 公園場景～妓女們遇到想自殺的楊森



Act3-2 與楊森在樹下躲雨，沈蒂：「就算再悲慘，還是有好人呀」



Act3-3 淋雨真棒...



Act4-1 地毯店老婦人借給沈蒂 200 銀元



Act4-2 老王的手被木匠打傷了，卻沒有一個人願意為他作證



Act4-3 沈蒂送給楊太太從地毯店老婦人借來的 200 銀元，支持楊森買下北京的工作



Act4-4 面對一無所有的人，你手段需要強硬，他們才能夠相親相愛



Act5-1 楊森：「跟我走」



Act6-1 婚禮上等不到表哥蕭大和 300 銀元，楊森悔婚



Act6-2 兩張北京的車票，沈蒂的心再次動搖



Act7-1 理髮師傅給沈蒂一張空白支票繼續經營菸草工廠



Act7-2 沈蒂懷孕了只跟老王說



Act8-1 楊森成為嚴厲的工頭並血汗奴工



Act8-2 「第八頭大象之歌」



Act9-1 沈蒂的東西被發現了，群眾認定於草大王謀害了她



Act9-2 梅珠太太希望蕭大把楊森讓給他當助理



Act10-1 審判場景



Act10-2 沈蒂感嘆：這世界太艱苦，太多悲慘，太絕望



(一) 換景平台的運用



(二) 操偶與真實的蕭大之間 — 以第四幕「神明與好人的不設防之歌」為連結



(三) 面具的應用 — 當面具和帽子結合成一件道具，讓蕭大的形象更立體

附錄二
演出劇本



《四川好人》(根據布雷希特四川好女人改寫)

劇本改編：黎煥雄 / 高禎臨 / 鍾宛儒

戲外戲 (在舞台外或觀眾席進行)

A：四川在哪裡？

B：你問我？你學校地理課都在幹嘛？

A：都在關心台灣...的四川餐館。

B：四川在中國西南部。

A：那布雷希特在哪？

B：在西洋劇場史的課本裡。

A：我是說他住哪？

B：二十世紀中葉的德國柏林。

A：那布雷希特的四川又在哪？

B：在他腦袋裡吧，我想。

A：那為什麼不在你的腦袋裡？

B：好啊，那也可以在你腦袋裡囉？

A：那會不會一個叫四川好女人的劇本其實是一個叫四川好女人的餐館？

B：你就滿腦子想吃的？

A：為什麼不行？德國人最愛在餐館的戲裡玩錯亂遊戲。

B：那是羅蘭希梅芬妮的金龍。

A：羅蘭希梅... 甚麼？聽起來像食物的名字。

B：德國劇作家羅蘭希梅芬妮的劇本-- 金龍。

A：那在演甚麼？

B：演一家開在柏林的亞洲餐館

A：亞洲？不是中國的？

B：老外分不清，餐館叫金龍、用筷子就是中餐。

A：我真的餓了，我希望接下來的四川好女人是一家餐館。

B：並不是，是布雷希特的一齣戲。

A：可是他也弄不清楚四川在哪裡？搞不好我們可以把他的四川塞回柏林...

B：怎麼塞？你告訴我，戲都要開演了，你要怎麼塞？

A：假裝我們現在在柏林列寧廣場劇院？假裝，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核彈把世界上的人的腦袋都轟壞了，假裝柏林空汙指數比台中還高一百倍，然後有一家餐館—好啦，菸草店店名叫做四川/好/人...

(B 早就不耐煩走開，A 發現追著他，還繼續叨唸...)

〔一個高汙染城市的後街，演員們集合在舞台中央，冷漠機械集體地動作著，貫穿整個老王的開場，直到大家受不了空氣的汙染，散開後，有幾個人戴著防毒面具〕

序場

〔街道上，傍晚時分，賣水的人老王向觀眾自我介紹〕

老王：我在四川「城裡」賣水。(A 在場外—「喂，四川不是一個城市啦！你到底在哪...」接著發出嘴被搗住的聲音)，這是個苦差事，城裡的水被汙染，我跑老遠去找乾淨的水、然後挑過來賣。不過到處都是窮人，他們不買水、喝不起乾淨的水，根本沒錢賺。反正這裡大家都窮慣了，大家老掛在嘴邊說只有老天還能幫我們。有個四處奔波買牛的傢伙(A—「甚麼時代買牛還要跑來跑去...」另一個聲音「閉嘴！給不給看戲啊...」金屬敲頭音效)，從他那裏我聽到令人歡喜的消息--有幾位神仙正在往我們這一帶過來，而且說不定很快就會到四川(A—「城裡...」)。因為啊，聽說凡間怨聲載道的祈求，都快把上天給煩死了。

我在鎮上入口這邊等三天了，特別是天快黑的時候，那樣才能夠搶頭香，錯過時機恐怕就沒甚麼機會了，牠們一定會被那些達官顯要包圍，不斷不斷接受請願。可我要怎樣認出他們呢？也許他們為了避免太顯眼就分散行動了。(朝場外某個方向)那邊那群人一定不是，一看就是剛剛才下工的，因為要扛粗重的東西，他們的肩膀看起來都快垮了。那邊那傢伙應該也不是，他的手指沾有墨水，了不起就是水泥工廠坐辦公室裏辦公的。就連那邊那兩位紳士看起來也不像，他們一副常常在打人的模樣，神仙根本犯不著幹那種事。(戴防毒面具的人摘下面具走過來)倒是那邊那三個人！他們看起來挺不一樣的，吃飽飽、又看不出是做哪個行業的，還有鞋子上的塵土，代表他們遠道而來，他們一定是神仙了。可憐可憐我啊，各位神仙大人！

〔他一股腦撲跪在他們面前〕

神明甲（高興）：這裡已經有人知道我們要來了？

老王（遞水給他們）：等好久囉，但是只有我知道你們要來。

神明甲：好吧，我們需要過夜的地方，你知道哪裡可以過夜嗎？

老王：過夜的地方？多的是！整個鎮上都將為您效勞，神仙大人！敢問您想在什麼樣的地方過夜？

〔神仙們意味深長地看了看彼此〕

神明甲：選最近的一家，施主，先試試最近的這一家。

老王：我有點擔心只偏愛某一家會得罪其他有力人士，您知道，願意相挺的只有一小撮人，但可以傷害我們的倒是比比皆是。

神明甲：那好吧，我們「命令」你，就住最近這一家！

老王：那是傅先生的家！請稍候！

〔他向一間屋子跑去，敲門，門開了，我們可以看到他被拒絕，他拖拖拉拉地走回來〕

接下來以快轉音效加快轉默劇動作進行。

神明甲：好了！（對老王）你還想再試試嗎？ 施主。

老王：您怎麼這樣說呢？我只要再往前多問一間屋子就可以，從那間開始，會有挑都挑不完的住處，每個人都巴不得想服侍您！您知道的，剛剛都只是突發狀況。我走了！

〔他開始走開，然後卻站在街上猶豫不決〕

神明乙：我就說嘛...

神明丙：當然可能真的是「突發狀況」。

神明乙：在貴州、在廣東，還有在這四川，每次都是「突發狀況」？現在沒幾個人敬拜上天了，這是赤裸裸的事實，可你就不願意面對，我們的任務已經失敗了，為什麼還不承認？

神明甲：我們隨時都還是有可能會碰到一些好人，我們總不能期待事事如意吧。

神明丙：旨意說「只要有足夠的人活得像樣，這個世界就可以維持它的原樣。」換句話說，要有好人。那個賣水的他自己就是個好人，除非我有些甚麼誤解。（他向還在那而猶豫不決的老王走去。）

神明乙：他的誤解可大了，那個賣水的用量杯取水給我們喝的時候，我察覺到一些蹊翹，杯子在這。

（他拿杯子給神明甲看）

神明甲：杯子有兩層底。

神明乙：真不老實！

神明甲：好吧，將他剔除。但只是一個人的腐化又何妨？我們一定會找到符合要求的人，兩千年來，他們老是叫著—「世界非改變不可，因為找不到一個人可以行善、又永遠不變壞。」不行！我們一定得找出一個！

老王以默劇動作進行奔走，但變成慢動作。

老王(辱罵)：你這歪眼、不信神的惡棍！你一定會後悔！你們都要付代價，你們給整個四川帶來了不幸。（停頓）現在只剩妓女沈蒂了，她沒法拒絕的。

〔他叫喚「沈蒂」，上頭，沈蒂從窗口探頭出來〕

老王：他們來了，我找不到地方安頓他們，妳今晚能不能收留他們？

沈蒂：恐怕不行，老王，我在等一位客人，你找不到別的地方了嗎？

老王：一言難盡啦，四川簡直像個大便坑。

沈蒂：那等我的客人來時我得躲起來，他看我不在大概就會離開，他本來要帶我出去。

老王：我們可以現在先上去嗎？

沈蒂：你可以別那麼大聲。我們是不是讓他們知道我的職業比較好？

老王：不！不能讓他們知道你的職業。我們還是在樓下等的好，那妳不會和客人出去吧？

沈蒂：我現在很糟，如果明天早上付不出房租，就會被趕走。

老王：現在沒時間盤算這些了。

沈蒂：真是叫人為難，就算皇帝過生日我們還是得餓肚子，但是好吧，我就收留他們。（我們可以看到她把燈火熄了。）

神明甲：我看是沒搞頭了。大概可以把四川從名單上刪除了。

〔他們走向老王〕

老王（突然發現眾神仙站他背後嚇了一跳）：找到一個地方了。（擦了擦汗）

眾神明：是嗎？那讓我們去瞧瞧。

老王：不急不急，慢慢來，房間還在整理。

神明丙：那好，我們就坐在這兒等吧。

老王：我擔心這裡的交通有點亂，還是我們到那邊去？

神明乙：我們喜歡看人，這也是我們來這裡的目的。

老王：還是也許你們希望我帶你們看看四川的夜景？我們可以四下走走。

神明丙：我們今天已經走得夠多了，(微笑)但是如果你不希望我們待在這兒，就直說吧。

老王（吸一大口氣）：你們要住在一位單身女子那裏，她是四川最好的女人--最好的人。

神明丙：那很好。

老王（對觀眾）：我剛剛撿起杯子的時候，他們看著我的眼神怪怪的，他們是不是注意到什麼？我都不敢再用正眼看他們了。

〔這時一位紳士出現在沈蒂家門口，他吹了幾聲口哨，每吹一聲，老王就剝一下。等到那人離開〕

神明丙（輕聲對老王）：那個人走了。（沈蒂跑出門，輕聲喚著「老王！」）

老王（迷惑）：對，總算...。

〔他起身跑向廣場，留下他的推車。對著窗口輕聲叫著「沈蒂！」，沒人應聲〕

老王：她落跑了，而現在我沒地方給那幾位大爺住了，他們都累了，而且還在等著，我自己的小地方，下水道的排水管，當然想都別想，何況他們也不會想跟做生意不老實的人住，我不會再回去，說什麼也不，可是推車還丟在那兒，我該怎麼辦？看來只有離開四川，別讓他們再看到我。

〔他匆忙離去，沈蒂回來，她走向一旁尋找老王，卻見到了眾神明〕

沈蒂：敢問你們就是神仙大爺們？我叫沈蒂，要是您不嫌棄我簡陋的房子，我將感到不勝榮幸。

神明丙：賣水人怎麼不見了？

沈蒂：我一定跟他錯過了。

神明甲：他大概以為妳不會來，所以不敢回來找我們。

神明丙（撿起地上的扁擔）：我們把這留在妳房裏，他會回來拿的。

〔沈蒂引領眾神明進入她的屋子，天色暗了，接著又亮了。黎明，沈蒂提著燈照亮通道，神仙們走出門外，他們準備離去〕

神明甲：親愛的沈蒂，我們必須感謝妳的款待，我們不會忘記是妳收留了我們，把這推車還給那位賣水的人，並且轉告他，我們也謝謝他讓我們知道還有妳這樣的好人。

沈蒂：我不是好人，我必須承認，當老王要求我收留你們，我遲疑了。

神明甲：遲疑沒有關係，只要妳終究行了善事，妳要知道妳做的不是只是讓我們有地方過夜，許多人——包括有一部分的神明——都懷疑這世上好人是否還存在，找出這個答案就是我們這趟旅程的主要目的，現在我們找到一個好人了，我們可以歡喜的繼續上路，再見！

沈蒂：慢著，大爺們！我一點都不敢確定我是好人，當然我希望做好人，可是我怎麼付我的房租？好吧，我就跟你們坦白，我為了生存而出賣靈肉，而即使如此也還是過不下去，還有很多人都是這樣，我什麼事都願意做，誰不是呢？我希望光宗耀祖，老實說。可以嫁個男人並且從一而終，又何樂不為？可是該怎麼做？怎麼做呢？就算偶而不守戒律，也都還是很難活下去。

神明甲：沈蒂，所有這些都只是一個好女人的疑慮。

神明丙：再會，沈蒂！代我問候賣水人，他是我們的好朋友。

神明乙：我看他的情況也好不到那裡。

神明丙：祝你好運！

神明甲：最重要的，做好人，沈蒂再會！

〔他們轉身要走。已經開始揮手〕

沈蒂（充滿憂慮）：可是我不知道如何自處，大爺們！當一切都這麼昂貴，我要怎麼做好人？

神明乙：對此我們愛莫能助，我們無法干涉經濟事務。

神明丙：慢著！等一下！如果讓她稍微有錢一點，日子會不會好過些？

神明乙：我們不能給她任何東西，我們無法跟上面報帳。

神明甲：為什麼不行？

〔他們把頭湊近，興奮地談著〕

神明甲（難為情地，對沈蒂）：妳說妳付不出房租，我們不是乞丐，那我們當然就該付住宿費，拿去！

（他給她錢）但不要跟任何人說我們付了錢，這個舉動可能會被誤解。

神明乙：想也知道。

神明甲：但這是被容許的，我們可以為了求心安而付住宿費。房子付租金，也沒什麼抵觸決議的，好吧，再見了！

〔眾神明迅速離去〕

第一幕

〔一間小煙草店，店裡尚未完全裝潢好也還沒開始營業〕

沈蒂（對著觀眾）：神仙離開已經過了三天，他們說要付我過夜的房錢，等我仔細一看，竟然超過一千銀元，我用這筆錢替自己買下這間煙草店，昨天搬進來，我希望現在能夠好好做些善事。才說著，這家店的舊主人辛太太來了，昨天她來跟我要了一些米給小孩，今天又看到她正帶著鍋子穿過廣場往這兒來了。

〔辛太太走進來。兩個女人互相鞠躬〕

沈蒂：早安，辛太太。

辛太太：早安，沈蒂小姐，妳還滿意這個新家吧？

沈蒂：非常滿意，妳的小孩昨晚也都還好吧？

辛太太：喔親愛的，住那個怪房子啊--如果夾板屋也可以叫做房子的話！最小那個已經開始咳個不停。

沈蒂：那可真糟。

辛太太：妳哪知道什麼叫做糟，妳現在手頭闊了，不過在這鬼地方妳慢慢就會開竅，這一帶可真是個貧民窟！

沈蒂：妳之前沒跟我說水泥工廠的工人中午都會來這兒？

辛太太：是啊，不然連個鬼都不會來這兒呢，就連住這裡的也不會來！

沈蒂：妳把店賣給我時沒告訴我這些。

辛太太：別想開始怪罪我！妳先是從我和我的小孩手中奪走這家店，然後說這是個鬼地方，是個貧民窟，太超過了！（她開始哭。）

沈蒂（趕緊地）：我這就給妳妳要的米。

辛太太：我還想跟妳借點錢。

沈蒂（把米倒進鍋裡）：我沒辦法，妳知道我生意還沒開張哩！

辛太太：可是我需要錢，我要靠什麼過活？妳把我的一切都拿走了，現在還要逼我上絕路！我要把小孩丟在妳的門口，妳這殺千刀的！（她從沈蒂手裡把鍋搶過來。）

沈蒂：別生氣！妳會把米灑出來！

〔一對老夫妻和一個衣衫襤褸的年輕人走進來〕（三個人都有半罩式面具）

妻子：喔，我親愛的沈蒂，我們聽說妳現在發了，妳成了女老闆啦！想想啊，我們頭頂連個屋頂都沒有，我們的菸草店倒了，我們在想不知道可不可以在妳這兒借住個一晚。認識我外甥吧？他也來了，他永遠都黏著我們。

外甥（環顧四下）：不錯的店喔！

辛太太：這都是些什麼人啊？

沈蒂：當初從鄉下來的時候，他們收留過我。（對觀眾）可是當我僅有的一點錢用完之後，就把我掃地出門，他們現在也許正擔心我會拒絕他們。

（演唱者：全體）

他們窮

他們沒地方住

他們沒有朋友

他們要人幫忙

你怎能說不

沈蒂（友善地，對剛進來的人）：歡迎！我很樂意給你們住的地方，雖然我只有一個很小的房間在店的後面。

丈夫：那就夠了，別擔心。

妻子（一邊給沈蒂遞上茶）：我們最好住後面，免得礙手礙腳的。我猜你選擇開煙草店是為了紀念妳之前待過的家，我們可以給妳一些建議，這也是我們來的原因。

辛太太（冷笑）：最好顧客也跟著上門啦。

妻子：我猜那是在說我們。

丈夫：噓，有顧客上門了。

〔進來一個衣衫襤褸的人〕

衣衫襤褸者：對不起，我失業了。

〔辛太太笑〕

沈蒂：我能為你效勞嗎？

衣衫襤褸者：我聽說妳明天開張，東西在拆封時難免會有些損壞，妳有沒有一些多的香菸？

妻子：厚臉皮，跟人討香煙！好歹也討麵包吧！

衣衫襤褸者：麵包很貴，吞雲吐霧哈幾口煙就讓我活過來，我都快累死了。

沈蒂（給他一些香煙）：那很重要，讓人重新振作。我就當你是第一個顧客來給這家店開張，你會給我帶來好運。

〔衣衫襤褸者很快點燃一根香煙，猛吸一口，咳著走出去〕

妻子：親愛的，妳這樣做對嗎？

辛太太：照你這樣開張，三天之內一定關門大吉。

丈夫：我敢打賭那傢伙口袋裡一定還有錢。

沈蒂：但他說他沒錢。

外甥：妳怎麼知道他不是在說謊？

沈蒂（生氣）：我怎麼知道他是在說謊？

妻子（搖頭）：她不懂得拒絕別人！妳太善良了，沈蒂，如果妳想保有這家店，就得學著三不五時拒絕別人。

丈夫：妳怎麼不說店不是妳的？說這店是一位要求收支帳目清清楚楚的親戚，妳做不到嗎？

辛太太：只要別想假裝自己是個慈善家就可以做到。

沈蒂（笑）：囉哩巴唆有完沒完！如果妳說話再不小心點我就得記妳警告、而且把米收回來。

妻子（嚇壞了）：米也是妳的啊？

沈蒂（對著觀眾）：

他們壞

他們沒有朋友

他們捨不得給人米

他們什麼都要

誰能說他們不是

〔進來一個小個子的人〕

辛太太（看到小個子進來便急著要走）：我明天再來看你。（離場）

小個子（在後面叫她）：慢著，辛太太！我正要找妳。

妻子：那女人常來嗎？她是不是還有甚麼要妳賠償的？

沈蒂：沒有，但她吃不飽，這比賠償還要糟。（辛太太假裝迎向他，尷尬的，但是虛晃一下又還是拔腿跑了）

小個子：她還知道要跑啊，妳就是新店主？喔，貨架都讓妳擺滿了呢。但這些都不屬於妳，是這樣的--除非妳先付錢，之前這裡的那些壞蛋沒付過錢。（對著其他人）聽好，我就是做這些貨架的木匠。

沈蒂：我以為這些包括在裝潢裡面，而我已經付過錢了。

木匠：騙人！都在騙人！妳跟那個姓辛的一定是同夥的，現在就給我屬於我的一百銀元，不然我就不叫林塗。

沈蒂：我怎麼給你錢？我已經沒有多餘的錢了！

木匠：那我就叫警察逮捕妳，馬上給錢，要不然就讓妳被抓起來。

丈夫（推沈蒂一下）：那個表哥！

沈蒂：不能等到下個月嗎？

木匠（吼叫）：不行！

沈蒂：別那麼強硬，林塗先生，我沒辦法一口氣處理那麼多要求。（對著觀眾）

小小的放縱，力量可以加倍
瞧，讓拉車的馬停下來嗅嗅草
縱容一下，馬可以拉車拉得更好

（對著木匠）再忍耐一下下就好，林塗先生！

木匠：那誰來對我和我的家人有耐心呢？（他從牆上拆下一個貨架，好像準備要帶走），給錢，不然我就帶走這些貨架！

妻子：我親愛的沈蒂，妳怎麼不讓妳表哥來處理這件事情？（對著木匠）寫下你要的償金，沈蒂小姐的表哥會付你錢。

木匠：表哥！我可清楚那些表哥了！

妻子：別那樣笑他，我可是認得他本人喔。

丈夫：他是條漢子！精明得像把！

木匠：好吧，他會收到我的帳單！（他放下一個架子，坐在架子上面，寫下他的帳單。）

妻子（對沈蒂）：如果妳不阻止他，他會為了他那些破架子剝光妳，不管正當與否、絕對別認帳，妳丟塊肉到垃圾筒，所有附近的髒狗就會通通擠到妳家後院、還互相狗咬狗，我們的法院倒底在幹嘛啊？

沈蒂：如果他的工作沒法養活他，那法院也不會有辦法，他幹了些活兒，自然不肯空手回去，他有家要養，可惜我無法付他錢，神明大爺們真不知道會怎麼說？

丈夫：妳收留我們就算盡了心，仁盡義至了。（進來一個跛腳的男人和一個懷孕的女人）（改撐拐杖的人跟懷孕的女人，懷孕女人揹著一個布製人偶？）

懷孕的女人（對著那對老夫妻子）：唉唷你們在這兒啊！你們還真是好親戚呀！把我們丟在街角。

妻子（尷尬地對沈蒂）：這我弟媳，還有我弟弟（是個啞巴）。（對他們兩人）別發牢騷啦，到一旁安靜坐好，不要打擾我們的老朋友沈蒂小姐。你們可以待在這兒，她不會反對的。（對沈蒂）我看我們得收留他們兩人，我的弟媳有五個月身孕了，妳不反對吧？

沈蒂：喔，不會，歡迎！

妻子（對著兩人）：不會說謝謝啊，想喝水杯子在後面。（對沈蒂）他們就是不知道該去哪兒，還好妳開了這家店！

沈蒂（笑著，手上拿著茶，對觀眾）：是啊，這可是我做的一樁好事！

〔房東太太梅珠進場，手上拿著鑰匙〕

房東太太：沈蒂小姐，我是妳的房東梅珠太太，希望我們相處愉快，這個是租約。（當沈蒂接過租約讀著）小小的店開張可真選了良辰吉時呢，不是嗎！先生們女士們，（她四下看看）架上還有些角落沒裝滿，不過那倒不打緊，妳還是可以給我幾個擔保人的，對吧？

沈蒂：有那個必要嗎？

房東太太：畢竟我對妳沒甚麼認識。

丈夫：也許我們可以給沈蒂小姐擔保？打從她來到這裡我們就認識了，而且也願意為她赴湯蹈火。

房東太太：你哪位啊？

丈夫：我是煙草商，叫馬虎。

房東太太：你的店開在哪裡？

丈夫：此刻現在我沒開店，賣了。

房東太太：這樣啊，（對沈蒂）妳還認識其他可以讓我多認識妳一些的人嗎？

妻子（提醒沈蒂）：表哥！表哥！

房東太太：妳要租我的房子，就得有人為妳擔保不可，這房子可是很體面的，沒有擔保我無法跟你簽租約。

沈蒂（慢慢地，眼睛往下望）：我有一位表哥。

房東太太：喔，妳有一位表哥，住廣場邊上嗎？那我們馬上過去找他，他是做什麼的？

沈蒂：他不住在這裡，他住別的城鎮。

妻子：妳不是說他住在松江--是吧？

沈蒂：蕭...蕭大先生，住松江。

丈夫：我認識他！高高瘦瘦那個嘛？

外甥（對木匠）：你也跟沈蒂的表哥接頭！那些貨架的事！

木匠（篤定地）：我正在寫要給他的帳單，寫好了！（把帳單遞出）明天早上，我會再回來。（退場）

外甥（在後面叫他，看了房東太太一眼）：別擔心，表哥會付錢的！

房東太太（仔細看著沈蒂）：那好！我也會很樂意和他見面，日安！（退場）

妻子（停頓一下）：貓兒已經溜出布袋，妳可以確定明天一早她就會知道妳所有的底細了。

弟媳婦（輕聲對外甥）：這一檔看來撐不久！

〔進來一位男孩，牽著一位老人〕

老人（叫著）：大家都在這兒啊。

妻子：晚安，爺爺。（對沈蒂）家有一老啊！他一定很擔心我們。還有這男孩，都這麼大啦？他超能吃，好了，你還帶了誰來？老天爺...

丈夫（往外看）：只有我們的...呃...妳是？...。（做制止狀）待在門口就好，先別進來。

弟媳婦（對外甥）：所有的老鼠都爬進一條要沈的船了！

妻子（對沈蒂）：都是些鄉下來的親戚，我希望我們人不會太多，以前妳住我們那裡時，人還沒這麼多吧？是啊，我們的確越來越多、越來越多了。我們越窮、人就越多，人越多、我們就越窮。但現在我們得把門鎖上了，不然真不得安寧（她鎖上門，大家都坐下來），把那邊的燈點亮，大家就當在自己家裡。

外甥（幽默）：但願表哥今晚不要突然出現，我們嚴厲的蕭大先生！

〔弟媳婦笑〕

〔沈蒂為這遲來的致意感到困惑，鞠躬，一手拿著木匠給她的帳單，另一手拿著租約〕

妻子：能不能唱支歌來娛樂一下我們的女主人？

外甥：老頭先唱！

「煙之歌」

爺爺

從前從前 – 在老年還沒白了頭之前

我盼著靠點聰明就活得下去

但單靠聰明甚麼時候
可以填飽窮人的肚皮？從來沒有
所以我才說：算了吧
望著灰色的煙飄著
飄向比冷更冷的冷酷：那麼
划起你的船吧

2

我看到誠實有良知的人被壓迫
我只好走上彎曲的歧路
可是小路還是帶領我們走下坡
該怎麼辦我不會假裝我知道
所以我只好說：算了吧
望著灰色的煙飄著
飄向比冷更冷的冷酷：那麼
划起你的船吧

3

人老了，我聽人家說，就再也沒什麼好期待
既然只有時間可以治癒一切，治療他們吧
可我又聽說，大門正為年輕人敞開著
開是開了，他們這樣告訴我，裏頭什麼都沒有
所以我也會說：算了吧
望著灰色的煙飄著
飄向比冷更冷的冷酷：那麼
划起你的船吧

〔弟媳給假人到了杯酒〕

外甥：妳從哪兒弄到這酒？

弟媳婦：我們把那袋煙草拿去當了。

丈夫：什麼？那煙草是我們最後僅存的！我們連付不出房租都不敢動它！你這！

弟媳婦：你怎麼罵人是豬，只因為我很冷酷嗎？你自己不是也在喝？

〔眾人扭打，架子倒了下來〕

沈蒂（哀求他們）：喔放過我的店吧！別毀了所有東西！這是神明給的禮物！要什麼儘管拿，就是不要全都弄壞了！

妻子（以懷疑口氣）：這家店比我想的還要小，也許我們別跟阿姨和其他人提，如果他們也來了，那就太擠了。

弟媳婦：我們的女主人冷靜下來了。

〔外面傳來聲音，有人敲門〕

門外的聲音：開門！是我們！

妻子：是你嗎？阿姨？我們怎麼辦？

沈蒂：喔希望！我美麗的小店！昨天才買下，今天就這樣完了。

這個小救生艇

這麼快就下沉了

太多溺水的人

貪婪地搶著上來

外面聲音：開門！

第一幕 A

〔橋下，賣水的人蹲在河旁〕

老王（環顧四下）：好安靜，我已經躲了四天了，他們找不到我的，因為我隨時提高警覺，我故意跟在他們後面走。第二天他們經過這座橋的時候，我聽到他們的腳步聲在我頭頂，現在他們一定走的老遠了，我安全了。

〔他往後躺下睡著了。音樂，斜坡變透明，眾神明出現〕

老王（抬起手臂擋臉好像準備挨打）：不要說了！我都了！我找不到人願意收留你們，一個都沒有！現在你們知道了！來吧！

神明甲：可是你有找到人啊，你走開的時候她就來了，她收留我們過夜、還替我們守夜，你說過她是個好女人，她是真的好。

老王：所以是沈蒂收留了你們？

神明丙：當然。

老王：而我卻那麼沒信心，還落跑了！

眾神明：

喔軟弱的傢伙

喔善良卻軟弱的人

只要有需要—他覺得，就沒有了善良

只要有危險—他覺得，就沒有了勇氣

喔軟弱總是相信最糟的事

喔倉促的判斷！草率的絕望

老王：我真丟臉，神仙大爺們！

神明甲：現在幫個忙，賣水人，快快回去四川城裡，找到好沈蒂然後跟我們報告她的情況。她現在有錢了，讓她隨心所欲去行善。對她的善良多關心點，善良不被需要的話，就沒有人會保持善良了。我們即將接續我們的旅程，繼續尋找其他和四川好女人一樣的人們—我們要終結那些說世上沒有好人的論調。

(他們消失)

第二幕

〔雜貨店內。大家四下睡著。燈還亮著，敲門聲〕

妻子(起身，剛睡醒)：沈蒂！有人在敲門！她去哪裡啦？

外甥：我猜她在做早餐，表哥會付帳喔！

〔妻子笑，拖著腳步去開門，一位年輕人進來，後面跟著木匠〕 *操偶組 A(Jackie/加欣/薇蓉)

年輕人：我是表哥。

妻子(大夢初醒)：什麼？！

年輕人：all/我叫做蕭大。

丈夫：她的表哥！但之前那只是隨便說說的，她哪來的表哥！現在有人說是她的表哥！大清早的，我才不信這鬼話！

外甥：如果你真是我們女主人的表哥，那就快去幫我們弄些早餐來！

蕭大(把燈弄熄)/m：客人就要上門了，請趕快穿好衣服，這樣我的店才能開門。

丈夫：你的店？我以為這店是我們的朋友沈蒂的(蕭大搖頭) 什麼？這根本不是她的店？

弟媳婦：那她騙了我們！她人到底在哪兒？

蕭大/f：她有事耽擱了，現在我人在，她要我轉告各位，她無法再為你們做任何事情了。

妻子(深受震撼)：而我們都還以為她是個好人！

外甥：別信這傢伙的話！我們去找沈蒂！

丈夫：我們這就去找。(他開始指揮)你和你、還有你、你、你，到處都要找。爺爺和我們留守總部。

弟媳婦：我順便給大家找些吃的，看到街角的那家麵包店沒有？我過去偷偷把上衣塞滿。

妻子：順便也拿些小蛋糕！

外甥：可是要小心，別讓麵包師逮著！還有也別撞上了警察！

〔所有人都穿好了衣服準備出發〕

蕭大/m：這家店是你們的避難所，你們去偷麵包，不怕弄壞這裡的名聲嗎？

外甥：別理他，我們很快就會找到沈蒂，她會把事情說清楚。(外甥、弟媳婦等人出去。)

弟媳婦(出門前)：別忘了留點早餐給我們！

蕭大(冷靜)：f/你們找不到她的，當然我表妹為了無法善盡待客之道而感到遺憾，m/但不幸的是你們人實在太多了，這只是一家菸草店，而沈蒂小姐得靠這過活。

丈夫：我們的沈蒂絕不會講這種話。

蕭大：all/就算你對吧。(對木匠)m/很不幸這個城市的需求太過龐大，單單一個人是無法應付的，這樣看來一千一百年前某人寫下的故事，很不幸地一點都沒有變-- (冒出另一個說故事的人--f)

F2/有個官員被問到，如果要幫助鎮上受凍的人們，會需要甚麼東西，f1/他回答說：「就只要一件一萬呎長的棉被啊，連郊區都可以蓋到了。」

〔他開始清理店內〕

木匠：我看你正在幫你表妹整理事務，這裡有筆小債務得處理一下，有旁人為證，這些架子，一百銀元。

蕭大(從口袋拿出帳單，平淡地)：all/你不覺得一百銀元有點超過？

木匠：不會啊，我沒辦法讓你殺價喔，我有老婆小孩要養。

蕭大(嚴謹地)：f/小孩幾個？

木匠：四個。

蕭大：m/那麼我給你二十銀元。

〔丈夫笑〕

木匠：你瘋了嗎？那些都是胡桃木做的！

蕭大：all/那你帶走吧。

木匠：你什麼意思？

蕭大：f/太貴了，我求你把你的胡桃木架子帶走吧。

妻子：說得好！（她也笑了。）

木匠(不確定地)：我要求把沈蒂找來，她的人品比你好。

蕭大：m/當然，然後都讓人騎在頭上。

木匠(堅定地拿著幾個架子走向門口)：你就把你的貨物都堆在地上吧！算我倒霉！

蕭大(對著丈夫)：all/幫他忙！

丈夫(抓了一個架子走向門口露齒笑著)：帶著這些架子滾吧！

木匠：你們這些狗，你們要我一家活活餓死嗎？

蕭大：m/我再一次出價二十銀元，我也不想把我的貨物堆在地上。

木匠：一百！

(蕭大冷漠地看著窗外，丈夫正準備把更多的架子拿出去。)

木匠：拜託不要讓架子撞到門柱好嗎，白痴！（絕望的）這些架子都是按這裡的尺寸做的！就只能在這鬼地方用！木板沒用了啦，先生！

蕭大：f/沒錯，出價二十銀元就是因為木板沒用了。

〔妻子樂得吱吱叫著〕

木匠(突然露出倦怠)：我沒法留著這些架子，隨你高興付錢吧！

蕭大：all/二十銀元。

〔他把兩個大銅板放到桌上，木匠收下〕

丈夫(把架子搬回來)：買這一堆破木板是剛好而已啦。

木匠：也許吧，買酒喝個爛醉也是真的夠了！(退場)

丈夫：終於把他搞定！

妻子(笑到哭還一邊擦眼淚)：「那些都是胡桃木做的！」「那你帶走吧！」「一百銀元!我有四個小孩！」「那麼我給你二十銀元。」「木板沒用了啦，先生！」「沒錯!二十銀元！」—這就是我們對付無賴的方式。

蕭大：m/是啊。(熱切地)all/快滾吧！

丈夫：我們？

蕭大：all/是的，你們。你們這些小偷和寄生蟲，如果抓緊時間不頂嘴趕快滾，你們還可能有救。

丈夫：最好是都不要應聲理會他，不要和餓肚子的人吵嘴，我只是想知道麵包甚麼時候回來。

蕭大：f/是啊，說到了麵包，我跟你說過，那些偷來的蛋糕還是麵包，別想進我的店。(突然大喊)m/再說一次，滾！

〔大家仍坐著不動〕

蕭大(冷靜地)：all/隨你們便。

〔他走向門口,彎腰鞠躬,一個警察出現在門口〕

蕭大：m/想必您是這附近管區的警官？

警察：正是，您是.....

蕭大：m/蕭大，(互相微笑)今天天氣真好！

警察：熱了些，是吧？

蕭大：m/是熱了些，是啊。要不要進來？裡頭倒是比較涼爽，我和我表妹剛開了這家店，我跟您說，跟當局打好關係可是我們最最重要的工作項目。

警察(走進來)：好說好說，蕭大先生，真的，裡頭真的挺涼爽呢。

丈夫(輕聲地)：他讓他進來，等一下偷麵包的回來時就沒得躲了。

蕭大：m/這些都是訪客，聽我表妹說，都是她的遠房親戚，他們還在旅行，(他們行禮)大概差不多就要走了吧。

丈夫(粗聲地)：好啦，我們現在就走。

蕭大：m/我會跟我表妹轉達，你們很感激過夜房間的安排、可惜沒時間等她回來當面表達。

〔街上傳來「抓賊」喊叫聲〕

警察：怎麼回事？

〔弟媳出現在門口，各式各樣的麵包從他手中掉落一地，妻子氣急敗壞地跟打手勢阻止她別進來。她轉身正要走〕

警察：你給我站住！（他抓住人）這些哪裡弄來的？喔，偷的，對不對？

妻子：這不關我們的事，這都她自己幹的。

警察：蕭大先生，您能不能說明一下這情況？

〔蕭大不吭聲〕

警察：啊哈，你們統統跟我到局裡去。

蕭大：m/我痛心疾首，這種事竟然在我地盤發生，我可以跟您保證，警官大人，如果我真要包庇小偷，剛才就不會請您進來了。

警察：說的沒錯！那還請你諒解，職責所在，我得把這些人帶走，（蕭大鞠躬）走走走！（他把眾人帶走）

爺爺（在門口嚴肅地）：日安！

〔除了蕭大，所有人均退場，他繼續清理，房東太太進來〕

房東太太：你就是她表哥！警察從我的房子裡帶走一堆人是怎麼回事？你的沈蒂小姐有什麼權利把這個店變成收容所？收留那些人，就會是這樣的下場。看吧，我可知道的一清二楚！

蕭大：m/是的，我了解。一堆人跟妳說我表妹的壞話，她餓肚子也可以被指控，生活窘困也變一種惡名昭彰，而她最糟最遭的名聲就是：窮。

房東太太：她是個低俗的……

蕭大：m/乞丐，就直話直說吧。

房東太太：喔省省吧，少在那感傷濫情講廢話，我說的是她的行為，不是她的收入，她一定相當會賺，要不然哪來這家店。有幾個老傢伙在幫她打點，不然怎麼弄出這樣一家店？先生，這可是棟體面的房子耶！這裡一樣付租金的房客可不會希望跟這種人住在同一個屋簷下，先生。（停頓）我不是難搞，我只是必須謹慎。

蕭大（冷淡地）：m/梅珠太太，我很忙，你就直接告訴我要給多少錢才能住在這體面的房子裡。

房東太太：你還挺冷淡的。

蕭大（從櫃台拿出租約）：m/房租很高，根據合約我們可以按月付租

房東太太（很快地）：像你表妹這樣的人可不行！

蕭大：all/什麼意思？

房東太太：我是說，像你表妹這樣的人必須半年一付，兩百銀元，預付。否則就請她回去街頭幹老勾當！

〔警察進來〕

警察：希望沒打擾到你們，蕭大先生！

房東太太：警方果然對這家店深感興趣。

警察：梅珠太太，我希望妳沒有弄錯，蕭大先生幫了我們忙，我只是代表警方來跟他道聲謝

房東太太：好吧，不關我的事。蕭大先生，我希望我的提議你表妹不會有意見，我喜歡和房客們關係良好，告辭，兩位先生（退場）。

蕭大：all/再見，梅珠太太。

警察：你是不是和梅珠太太有點麻煩？

蕭大：m/她要求我們預付房租，因為她覺得我表妹不夠莊重。

警察：而你沒錢付？（蕭大沈默不語）可是像你這樣的人，蕭大先生，應該不難借到錢吧？

蕭大：m/也許，可是像沈蒂那樣的女人要去哪裡借錢？

警察：你不留下來嗎？

蕭大：不，而且之後也不會回來，我只能趁剛好路過幫她一些忙，以後就要靠她自己，不知道那時情況會變怎樣？我很擔心。（停頓會兒）你抽煙嗎？

警察（拿了兩根香煙進口袋裡）：我們局裡的同事都希望你不要走，蕭大先生，但你得體諒梅珠太太，沈蒂—我們直話直說—她是靠出賣皮肉維生的，事實擺在眼前--這就是不體面嘛。怎麼說呢？首先，人不能販賣愛情—可以交易的愛，你得特別提防！第二，跟你愛的人在一起該被尊重，跟付你錢的人在一起就另當別論了。第三，俗話說--只要愛情，不要麵包。好啦，你會說，牛奶都灑滿地了，這些大道理又有什麼用？她得生出半年的房租，那她該怎樣生出房租呢？蕭大先生，坦白說我不知道，（他不斷想著）蕭大先生，我想到了！給她找個丈夫！

〔一個矮小的老婦人進來〕

老婦人：我要給我丈夫買支又好又便宜的雪茄，我們明天結婚四十週年，瞧，我們要小小慶祝一番。

蕭大（禮貌地）：m/四十年了，而妳還想慶祝！

老婦人：因為我們日子還過得去！對街那家地毯店是我們開的，希望我們做好鄰居，沒得選，世道這麼差。

蕭大（拿幾個盒子給她看）：m 說是老生常談，恐怕還是有道理。

警察：蕭大先生，我們需要資金，好吧，我提議撮合一樁婚事。

蕭大（對著老婦人，露出歉意）：m/我叨擾了這位先生讓他在替我的私人問題操心呢。

警察：我們沒錢付半年的房租，那好，我們就來跟一小筆錢結個婚。

蕭大：m/這恐怕不容易。

警察：怎麼會？她是個好對象，她有一間前途看好的小店，（對老婦人）妳覺得怎麼樣？

老婦人（決定不下）：是啦……

警察：在報紙上登個徵婚啟事！

老婦人（沉靜地）：得要那位年輕的女士同意……

警察：她有什麼好不同意的？我來搞定啟事，好心有好報，別以為當局對小生意人漠不關心，你幫了我們，我們就幫你搞定這個徵婚啟事，哈哈！

〔他很熱心地拿出一本筆記簿，沾濕鉛筆的筆心，開始寫〕

蕭大（慢慢地）：m/這主意倒也不錯。

警察：「徵...小有資產的.....正人君子...鰥夫亦可..... 願入贅..... 一生意興隆之煙草店者。」然後再補充--「敝人容貌美麗....個性宜人。」怎麼樣？

蕭大：m/好像是太誇張了一點……

老婦人（和善地）：一點也不，我看過她的人。

〔警察從筆記簿上撕下這張紙，交給蕭大〕

蕭大：all/想到如果不想淹死，卻只能仰賴那麼多運氣，就讓人覺得可怕，得要那麼多主意！那麼多朋友！（對警察）m/儘管我已使盡全力，房租的事情卻還是到了窮途末路，但是你來了還幫著出了這麼好的主意，all/說真的，我現在重獲生機了！

戲外戲 II (在舞台外或觀眾席進行)

C：齣，這樣就重獲生機？

D：有什麼問題嗎？

C：你是布雷希特嗎？

D：不是，我是東海大學表藝學程的研究生。

C：你沒弄清楚剛剛的語境。

D：語境？什麼語境？

C：就是我的句子聽起來像個疑問，但其實那個問號代表的是我的不同意。

D：這跟我們的關係有什麼關係？

C：沒有關係—這裡的語境是？

D：nothing to do with? no problem, you're welcome? ...

C：幹嘛摺英文？
D：因為我不懂德文。
C：但這是布雷希特。
D：但這是我的畢業製作。
C：但這是布雷希特。
D：但這裡是四川。
C：但四川不說英文。
D：那你去跟觀眾說。
C：我幹嘛跟觀眾說。
D：布雷希特喜歡直接跟觀眾說。
C：我... 算了，留給角色自己跟觀眾說就可以了。
D：重獲生機！ I see a way –
C：OUT!
D：第三幕。準備上吊的飛行員跟拉不到客人的妓女們...

第三幕

〔傍晚，城中的公園，一個年輕人-楊森-穿著破爛，眼睛往上看正在公園上空弧形飛行的一架飛機。他從口袋中拿出一條繩子，小心翼翼地四周張望，當他走向一棵柳樹的時候，兩個妓女向他走來，其中一個已經老了，另一個是曾經去過沈蒂家的那位姪女〕

年輕妓女：晚安，年輕人，要不要跟我來，小親親？

楊森：可以啊，女士們，如果妳們能買些東西給我吃的話。

老妓女：你是個瘋子，是吧？（對年輕妓女）我們走吧，跟他只有浪費時間，他是個失業的的飛行員。

年輕妓女：可是公園裡沒其他人了，而且馬上就要下雨。

老妓女：誰知道。

〔她們走開，楊森四周張望，又拿出繩子，往上丟往柳樹的樹枝，他露出困擾的樣子，兩個妓女很快又回來，但沒看見他〕

年輕妓女：要下大雨了。

〔沈蒂走過來〕

老妓女：瞧，那個妖精來了！她把妳和妳全家可害慘了！

年輕妓女：不是她，是她表哥，她收留我們，後來還幫我們付了蛋糕的錢，我對她沒什麼好怨的。

老妓女：可是我有！（大聲）哎唷我們親愛的閨姊妹！她都開了一家店了，還來搶我們的男朋友呀！

沈蒂：別血口噴人了，我是要去池塘旁的那家茶館。

年輕妓女：聽說妳要嫁一個有三個拖油瓶的鰥夫，是真的嗎？

沈蒂：沒錯，我要跟他在那裏碰面。

楊森（不耐煩）：妳們走不走啊，臭婊子！讓人在這兒討點清淨行不行？

老妓女：閉上你的鳥嘴！

〔兩個妓女退場〕

楊森（在後面罵她們）：禿鷹！（對著觀眾）就連這麼偏僻的角落她們都不放過獵食！就算在矮樹叢裡、還下著雨，她們都拚死命地在拉客！

沈蒂（生氣）：你幹嘛罵她們？（她看到繩子）喔！

楊森：妳在看三小？

沈蒂：這條繩子幹什麼用的？

楊森：妳走吧，大姊，走吧！我沒錢、什麼都沒有，連半毛錢都沒有，就算我有，也不會想花在妳身上，我會先買一杯水喝。

〔開始下雨〕

沈蒂：這條繩子幹什麼用的？你可別幹傻事！

楊森：關妳甚麼事？走啦！

沈蒂：下雨了。

楊森：那妳不躲到這樹底下？

沈蒂（在雨中站著，一動不動）：不要。

楊森：大姊，饒了我吧，沒有用的，別想跟我做生意，而且我也看不上眼，一雙歪腿。

沈蒂：才不是那樣。

楊森：別露給人看！雨下著呢，老天爺，到樹下躲雨吧！

〔沈蒂慢慢走到樹下，坐了下來〕

沈蒂：你剛剛為什麼想不開？

楊森：妳想知道？那我跟妳說--我想擺脫妳。（停頓）妳知道當個飛行員是怎麼回事嗎？

沈蒂：知道啊，我在茶館看過一些飛行員。

楊森：不，妳不知道。也許妳看過幾個戴著皮製頭盔的白痴，對發動機聽而不聞、對機械無動於衷，他們能夠坐進飛機裡，只因為他們知道如何收買機場的管理階層，跟他們任何一個說--「把飛機拉到兩千呎高，然後穿過雲層下降，然後手腕輕輕一扭穩住飛機。」他會說--「合約上沒這個。」如果你開飛機，著陸時卻不把飛機當作自己的身體那樣謹慎，那你就只是個蠢蛋而不是飛行員，我是個飛行員，但也是個超級笨蛋，我在北京飛行學校的時候讀遍所有飛行的書，但獨漏一本—那本書的某一頁，上面寫著當局不再需要飛行員，所以我就成了沒有飛機的飛行員，沒有郵件可送的郵政飛行員，妳不會懂的。

沈蒂：我想我懂。

楊森：不，我說妳不會懂，那妳就是不會懂。

沈蒂（半笑半哭）：小時候我們有隻翅膀壞了一邊的鶴，牠很和善，從不在意我們的捉弄，牠每次都跟在我們後面跨著大步走，大聲啼叫要我們別跑太快。但是當秋天和春天一大群鶴從我們村子上頭飛過的時候，牠卻變得非常不安，而我明白那是為什麼。（她低泣。）

楊森：別哭哭啼啼。

沈蒂：我沒辦法。

楊森：越哭越醜喔。

沈蒂：我不哭了。

〔她用袖子擦眼淚，楊森靠著樹，身體不動，手伸向她的臉部〕

楊森：妳連怎樣給自己好好擦把臉都不會。

〔他用手帕為她擦臉，停頓〕

楊森：如果妳怕我上吊非要待在這裡的話，妳至少總得開口說說話吧。

沈蒂：我不知道要說什麼。

楊森：說穿了妳到底為什麼不讓我自殺，大姊？

沈蒂：我嚇壞了，我敢說你只是因為夜晚顯得太過陰沉才會想自殺。（對著觀眾）

在我們的國家
不應該有陰沉的夜晚
另外河上的大橋
天亮前昏暗的時辰
還有漫長的冬天：這些也都是危險的
因為所有悲慘就夠受了
再多一點點
人們就要丟棄
那難以忍受的生命

楊森：那談談妳自己吧。

沈蒂：我自己嗎？我有一間小店。

楊森（揶揄）：喔，妳不是在阻街啊，妳有一間店！

沈蒂（毅然地）：我現在有一間店，可是之前，我是在街上討生活。

楊森：然後老天賜給妳這家，我隨便猜？

沈蒂：是的。

楊森：在一個美好的夜裡，他們就站在那裡，說--「這裡有些錢拿去吧--」這樣？

沈蒂（輕聲笑）：是在一個清晨。

楊森：妳還真不會搞笑。

沈蒂（停頓一下之後）：我會彈一點點古箏，也會模仿別人（她以低沉的聲音模仿端架子的人）「好吧，仔細想想，我一定是忘了帶錢出門了！」然後我開了店，第一件事就是把古箏丟開，現在，我就算像條魚那樣悶不吭聲，也沒有什麼差別了。

楊森：可是現在妳不是就要嫁一個男人？池塘邊上的茶館裡的那個？

〔沈蒂沈默〕

楊森：妳對愛到底了解多少？

沈蒂：所有的一切。

楊森：是不了解所有的一切吧，大姊，（停頓）還是你喜歡愛？

沈蒂：不。

楊森：（身體沒轉方向，伸手撫摸她的臉）這樣舒服嗎？

沈蒂：是的。

楊森：我得說妳太容易滿足了。這地方還真有趣！

沈蒂：你沒有朋友嗎？

楊森：很多啊，可是沒有人想知道我還沒找到工作，他們還扮鬼臉，好像聽到有人抱怨大海怎麼都是水，那妳或許也有朋友吧？

沈蒂（猶豫）：我有一個表哥。

楊森：要提防他。

沈蒂：他只來過這裡一次，現在他走了，而且也不會再回來了。但是你講話為什麼那麼絕望？人家說，話裡沒有希望就表示心裡沒有善意。

楊森：繼續說啊，空話，畢竟就只是空話。

沈蒂（熱切地）：就算再悲慘，還是有好人。有一回，在我小時候，我背著一捆柴跌倒了，一個老人扶我起來，還給了我一毛錢，我常常想起這件事，尤其有些人自己吃都不夠了，還會分給別人。人們也許都愛展現自己的能力，而還有甚麼比做善事更能表現一個人的能力？壞心腸其實是愚蠢的，唱一首歌、打造一個機器、或種一些稻，這些都是某種良善，而你也是善良的。

楊森：就妳看來要善良好像並不難。

沈蒂：是啊。

楊森：（過一會兒，想睡的）那妳跟男人都玩完了？

沈蒂（微笑）：可是我的腿不是歪的。

楊森：也許不是。

沈蒂：絕對不是。

楊森（疲倦，靠著樹）：我已經兩天沒吃東西，一天沒喝水了，因此我沒法愛妳，即使我很想。

沈蒂：淋雨真棒。

〔賣水的老王出現，唱歌〕

〔賣水的人雨中之歌〕

我在賣水，賣水

我站在淋著雨

就為這一點點水

我卻要吃盡苦頭
我大聲喊：「買水呀！」
但沒有人買
乾透了，快死了
趕快喝水付錢
買水呀，你們這些狗雜種

喔，真希望這兩趕快停
昨晚睡覺我又夢見
已經七年沒下雨了
我一滴滴施捨水
喔，他們這樣大聲喊叫：「水！水！」
每一個來我這裡的人
我仔細看他們是否

〔笑〕

〔現在他們背靠著背〕

小小農作物同時
飲著雲層滴下來的奶汁
但從來不問：多少錢？
我大聲喊：「買水呀！」
沒有人來買水
乾透了，快死了
趕快喝水，趕快付錢
買水呀，你們這些狗

〔雨停了，沈蒂看到老王，跑過去〕

沈蒂：喔，老王，你回來啦？我還留著你的扁擔在我家呢。

老王：謝謝妳幫我保管！妳好嗎，沈蒂？

沈蒂：很好，我遇到一個聰明又勇敢的人，我想跟你買杯水。

老王：頭往後仰，嘴張開，要多少水就有多少水，那邊的那棵柳樹還在滴水呢。

沈蒂：可是我要你賣的水，老王

下雨了你的水一定不好賣
我要買水給那邊那位先生。

〔她付錢，拿著杯子跑向楊森〕

沈蒂（回頭對老王叫，笑著）：他睡著了，絕望感跟雨、還有我，把他給累壞了。

第三幕 A

〔地下水管，老王睡覺的地方，賣水人正熟睡，音樂，地下水道變透明，眾神明出現在老王的夢中〕

老王（快活地）：我見過她了，大爺們！她還是老樣子。

神明甲：我們很高興聽你這麼說。

老王：她戀愛了！

神明甲：那真是好消息，我們希望這會給她的努力行善帶來力量。

老王：一定會！她一直盡其所能在行善。

神明甲：什麼樣的善事？告訴我們，親愛的老王！

老王：她對每一個人都說好話。

神明甲（熱切地）：是的，還有呢……？

老王：就算你身上沒錢，她也不會讓你空著手走出她的店。

神明甲：聽起來還不壞，還有沒有別的？

老王：她收留過一整家人。

神明甲（得意地對著神明乙）：see！（對著老王）也許還有別的？

老王：雖然下著雨，她還是跟我買了一杯水。

神明甲：當然，這些都是小善行，這不難理解。

老王：但這些都得花錢，一家小店畢竟賺的不多。

神明甲：那當然，但是一個勤奮的園丁只要一小塊地就能創造奇蹟。

老王：她就是那樣啊！每天早上她都會送窮人一些米，相信我，這可超過她賺的喔。

神明甲（有些失望）：我也沒在挑剔甚麼啦，剛剛開始，這算差強人意了。

老王：想想啊，時機可沒多好！她的店一度運轉困難，還找了她的表哥來幫忙。

才剛剛有了個遮風避雨的地方

一整群冷冽空中的鳥

就飛來爭奪這個地方

還有飢餓的狐狸跑來咬穿薄牆

還有獨腳的狼打翻小盤子

總之，她再也無法獨力處理事務了，但是大家都一致認為她是個好女孩，到處都已經稱她為「郊區天使」，那麼多的善行來自她的店裡，不管木匠林塗嚼甚麼舌根！

神明甲：甚麼意思？木匠林塗說她的壞話嗎？

老王：喔，他只說店裡的貨架錢沒付清。

神明乙：你說什麼？木匠的錢沒付？在沈蒂的店裡？她怎麼會允許這種事情？

老王：我猜她就是沒錢。

神明乙：欠錢就得還，任何不正義的事都不允許。

老王：但那只是她的表哥，大爺，不是她！

神明乙：那麼，就不准她的表哥再走進她的家門！

老王（喪氣）：我懂，大爺。但說句公道話，她表哥至少是位受人尊敬的生意人，連警察也很看重他。

神明甲：當然，我們也不希望還沒多了解這位表哥就譴責他。我承認我對做生意完全外行，也許得有人查探一下行規，但總是，做生意—是那麼那麼必要的嗎？這年頭大家都在做生意！七王公有做過生意嗎？孔夫子賣過魚嗎？做生意和誠實高尚的生活有甚麼關係啊？

神明乙（重感冒）：這種事情無論如何絕不能再發生。（他轉身要走，另兩位神明也跟著轉身。）

神明丙（最後轉身，不好意思地）：你一定要諒解我們今天說話很刺耳，我們太操勞又睡眠不足，都是因為過夜的場所啊！有錢人把我們推給窮人，可是窮人的地方就是太小。

眾神明（離去，抱怨）：軟弱啊！她還是最好的一個！甚麼事都不果決！一點點，一點點！當然所有事都發諸內心，但份量就是不夠！她至少得看清這點……

〔他們的聲音漸漸聽不見〕

老王（在他們後面呼喊）：喔，請息怒，大爺們！不要一下要求太多！

第四幕

A：又輪到我們了

C：有什麼問題嗎？

A：戲太長。

C：時間太少。那來吧--

A：一群人在煙草店前面。

C：等著沈蒂給他們帶來免費的白米。

A：他們都討厭表哥蕭大。

C：只有沈蒂會讓他們獲得更多利益。畢竟世界上願意當好人的傻瓜不多。

A：傻瓜不多，壞人倒是不少。你們看，有錢的理髮店師傅正拿著鐵棍，修理那位可憐的賣水人(老王痛的大叫一聲)歐呦~這手不斷也殘了。

all：沈蒂~沈蒂！別顧著談戀愛，妳快點回來吧！

〔沈蒂來到街上，手上拿著一盤米〕

沈蒂（對著觀眾）：我從未在清晨時分看過這小鎮，這個時間我通常還在床上，頭上蒙著髒毯子，害怕醒過來。今天我卻走在送報的報童之間，走在用水刷洗人行道的人們之間，從楊森住的社區到這裡得走好長一段路，但我每一步都越來越輕快，我總是聽人說--當你戀愛時就會像漫步在雲端。（對著正在等她的人們）早安！米在這兒！我今天有些暈頭轉向的，我看著每一個店鋪的櫥窗打量自己，現在我超想買條披肩，（遲疑一會兒）我好想讓自己漂亮些。（她很快走向地毯店。）

A：其實我們還有一個好人--地毯店的老婦人，沈蒂跟她買了二手披肩，她卻在擔心沈蒂付不出房租，她決定借給沈蒂 200 銀元，只用煙草存貨當作擔保，沒有任何的書面借據。

〔沈蒂和婦人推拉裝著 200 銀元的信封〕

沈蒂：妳真的願意把錢借給像我這樣頭腦不清不楚的人？

老婦人：不瞞妳說，如果是妳表哥我們就不借了——他頭腦精得很，可是借給妳我們就不擔心。

沈蒂：我真希望神明們聽到剛剛的話，他們一直在找快樂的好人，妳幫我一定很快樂，而因為愛，我卻惹上麻煩。

〔沈蒂拿著信封回到街上，並對老王展示新披肩〕

沈蒂（手上拿著信封，對老王）：這就是半年的房租！是不是像個奇蹟？還有我的披肩好看嗎，老王？

老王：你是為了那個我在公園裡看到的傢伙買的嗎？

〔沈蒂點頭〕

辛太太：也許妳該看看他被打傷的手？

沈蒂（嚇一跳）：你的手怎麼啦？

辛太太：理髮師傅在眾目睽睽之下用鐵棒打傷的。

沈蒂（為自己的疏忽訝異）：而我竟然沒注意到！你得現在就去看醫生，不然手就僵掉，會影響以後的幹活。真是可怕的不幸！快，起來！去，快去！

失業者：他該去找的不是醫生而是法官！他可以向理髮師傅索賠，那小子有錢。

老王：你認為有可能嗎？

辛太太：如果你的手真的斷了的話，斷了嗎？

老王：應該是，已經腫起來了，也許可以弄到津貼？

辛太太：要有證人。

老王：你們都瞧見了！你們可以作證嗎？

〔他環顧一下，失業者、爺爺、弟媳婦都靠牆坐著，正在吃東西，沒人理會他〕

沈蒂（對辛太太）：但妳親眼看見了！

辛太太：我不想和警察有任何瓜葛。

沈蒂（對弟媳婦）：妳呢？

弟媳婦：我？我沒看到！

辛太太：妳絕對有看到！我看到妳在看！可是妳害怕，因為理髮師傅後台很硬。

沈蒂（對爺爺）：我敢說你會作證！

弟媳婦：他的證詞不會被採納，因為他腦袋秀逗。

沈蒂（對失業者）：這是一件關係到終生津貼的事情。

失業者：我因為乞討已經被逮捕過兩次，我的證詞只會害到他。

沈蒂（不太相信）：這麼說你們沒有人願意作證了？他的手在光天化日下被打斷，你們都看到了，卻沒有人願意出來講話！（生氣）

這是什麼樣的城市？你們是甚麼樣的人啊？

當不公正出現這個城市就應該有反抗。

如果沒有反抗，那這個城市最好在日落前被一把火燒掉！

老王，既然這些人都不願意為你作證，我來，我說我是證人。

辛太太：這會成為偽證。

老王：我不知道我能否接受，雖然也許我應該要。（看著他的手，憂慮）你看這手是不是很腫？我看好像更腫了，也許連整個手腕都斷了！我應該趕快去找法官。

〔老王小心翼翼地扶著手並且不斷看著，跑著離去，辛太太跑進理髮店〕

失業者：她去投靠理髮師傅那一邊了。

弟媳婦：我們無法改變這個世界。

沈蒂（沮喪）：我不想責備你們，我只是怕，不我不想責備，都給我滾開吧！

〔一位老女人跑著走過來〕

老女人（喘著氣）：妳是沈蒂小姐嗎？我的兒子、已經把一切都告訴我了，我是、楊森的母親楊太太，他現在、有一個機會可以獲得飛行員的工作。今天早上、就剛剛、北京來了封信，從航空郵政服務中心的經理那裡。

沈蒂：他又可以飛行了嗎？喔，楊太太！

楊太太：可是這個職位得花上好一筆錢，五百銀元。

沈蒂：好大一筆錢，但是不能讓錢阻礙這樣的機會，畢竟，我還有這家店！

楊太太：真希望妳能幫點什麼的！

沈蒂（擁抱她）：我會的！

楊太太：妳願意給一個有天份的年輕人機會？

沈蒂：我這裡有剛剛借來的兩百銀元，妳先拿去吧，我會賣掉煙草存貨來償還。（她把老婦人的錢交給楊太太。）

但我們還差三百銀元，我們得想辦法，楊太太，（慢慢地）我知道有個可能可以幫上忙的人，之前他幫過我一回，我實在很不想再找他，他又冷酷又狡猾，這鐵定是最後一次了。但是飛行員就得讓他飛，不用多說。

〔遠處傳來引擎聲〕

楊太太：真希望妳說的那個人真能弄到錢！瞧，那是早班郵件的飛機，去北京的！

沈蒂（剛毅地）：揮手，楊太太！我敢說那飛行員一定看得到我們！（她揮動她的披肩）快揮手！

楊太太（揮手）：你認識那上面的飛行員嗎？

沈蒂：不認識，可是我認識即將要飛的那一位，他曾放棄希望，但他將再度飛行，楊太太，他就要脫離困境，超越在我們之上了！（對觀眾）

楊森，我的愛人

與白雲為伍

衝破暴風雨
穿透天空
帶給遠方朋友
友誼的信件。

第四幕 A

〔在簾幕前面，沈蒂出現，手上拿著蕭大的西裝和面具，她唱：〕

「神明與好人的不設防之歌」

在我們的國家
有用的人需要運氣
除非找到有力的後台
才能證明自己有用。
好人無法幫助自己
神明也是無能為力。
為什麼神明沒有地雷跟大砲
戰艦、轟炸機和坦克
為什麼不打倒壞人拯救好人
我們難道不會心存感激嗎

〔她穿上蕭大的西裝，學他的樣子走幾步路〕

好人
在我們國家當不了太久好人
盤子空了，吃飯的人就爭吵
老天，神明的戒律
面對匱乏一無用處

〔她戴上蕭大的面具，現在以他的聲音唱歌〕 (B 組操偶人 x2)

為了一頓晚餐
你得像開創帝國那樣努力
不踐踏十二個人

就無法幫助一個窮人
那麼神明們在天上為什麼不說話
說幸虧有好人才讓這個世界變好
為什麼他們不乾脆帶著炸彈挺好人
開槍掃射讓一切一了百了



第五幕

〔煙草店，蕭大坐在櫃台後面看報紙。他一點都沒留意到辛太太在旁邊，她正一邊清理東西，一邊說話〕*操偶組 B (威元/潘斬/加欣)

辛太太：要是風言風語在這一帶繼續再散播下去，這一家小店很快就垮啦，相信我，該是你開始正視沈蒂和那個楊森兩人之間曖昧關係的時候了，別忘了隔壁理髮店的師傅先生，他有十二棟房子，才一個老婆，老婆老了，昨天他透露了點他對沈蒂的興趣，我看他是認真的。

〔她看蕭大沒有答話，就逕自帶著桶子出去了〕

楊森（從外面）：這是沈蒂的店嗎？

辛太太的聲音：是啊，沒錯，可是今天她的表哥在這兒。

〔邁著沈蒂的輕盈腳步，蕭大跑向鏡子，她準備整理頭髮時才意識到鏡子裡的謬誤，她轉開輕笑著。楊森進來，後面跟著好奇的辛太太，從他身旁經過進到後面的房間。〕

楊森：我是楊森，（蕭大行禮）沈蒂在嗎？

蕭大：不，她不在。

楊森：我猜你知道我和她的關係？（他開始檢視店裡）如假包換的店！我一直以為她只是在說大話，（他滿意地看看一些小盒子及陶罐）老兄，我又要去飛行了！（他拿了一支雪茄，蕭大為他點火）你認為我們還能夠從這家店再擠三百銀元出來嗎？

蕭大：請問你是想立刻賣掉這家店嗎？

楊森：是說，我們有三百銀元的現金嗎？（蕭大搖頭）她人真得很好馬上就拿出兩百銀元，但差了三百銀元就還是沒什麼用。

蕭大：她幫你出錢的承諾也許有點輕率，那可能得賣了這家店，俗話說，吹倒鷹架的風就叫做倉促。

楊森：這筆錢得快，要不就不用了。

蕭大：可以讓我知道這五百銀元的用途嗎？

楊森：北京機場的經理是我在飛行學校的一個朋友，只要我付五百銀元，他就能幫我弄到那個差事。

蕭大：楊森先生，你是要我表妹放棄她小小的資產、離開她鎮上所有的朋友、然後把她整個命運都交到你手中，我猜你有準備跟她結婚吧？

楊森：正有此意。

蕭大：但是為了區區幾百銀元而賣掉這家店，難道不可惜？如果要立刻脫手我們賣不了多少錢掉，你手上的那兩百銀元卻可以付半年的房租，這點沒讓你有維持菸草事業的念頭嗎？

楊森：賣煙草？我楊森耶，堂堂飛行員，拋頭露臉站在櫃台後說--「您要濃一點還是淡一點的雪茄，大爺？」這不是楊森的事業，再一百年都不會是！

蕭大：恕我冒昧請教，飛行的利潤高嗎？

楊森（從口袋裡拿出一封信）：先生。一個月兩百五十銀元！你自己看這封信，上面的郵票跟郵戳，北京。

蕭大：兩百五十銀元？那可不少。

楊森：你以為我飛假的喔？

蕭大：這工作似乎很不錯，楊森先生，我表妹託我幫你爭取到這個對你意義重大的工作，就她立場而言，我找不到任何該違背她心意的理由，她有權利去體驗愛情的喜悅，我準備把這裡的一切都變賣，房東梅珠太太來了，我來請她給我一些出售店舖的建議。

房東太太（進來）：別建議了，我們演快一點，我出價三百，蕭大要五百，楊森說三百就夠，因為他根本就不管欠地毯店老女人的錢。

楊森：什麼時候可以拿到三百銀元？

房東太太：後天，你們還可以考慮考慮，要不是這麼急著賣，價錢還可以高一些，我願意付三百塊是因為我想對年輕人的愛情表示點支持。（退場）

楊森（在她後面叫）：我們就這麼說定了！所有的所有三百銀元搞定，不必再煩心。

蕭大：除了梅珠太太那三百銀元之外，我們一毛不剩，兩個人一起去北京挺花錢的。

楊森：兩個人？我不讓女孩跟去，開始的時候，她只會是個大累贅。

蕭大：原來如此。

楊森：幹嘛那樣看我？好像我是個漏油的桶子，你該盡力把事情打理好。

蕭大：那我表妹怎麼過活？

楊森：你不能幫她一點嗎？

蕭大：我會的，（停頓）楊森先生，我希望你把那兩百塊銀元交給我，錢就留在這裡直到我看到兩張北京的車票。

楊森：老兄，我希望你別多管閒事。

蕭大：沈蒂小姐要是知道這情況可能就不想賣掉這家店…

楊森：她會的，即使她知道。

蕭大：你不擔心我的干預嗎？

楊森：我親愛的先生！

蕭大：你好像忘了她也是人、也是有感覺的。

楊森（高興）：有些人對女性親戚、以及理性勸導作用的看法，總是讓我覺得不可思議，你聽過愛情的力量、心動的感覺嗎？你想跟她談道理？她根本不懂什麼叫作道理！再說，可憐的她被糟蹋了一輩子，我只不過把手放在她肩膀然後說--「跟我走。」她就聽到救贖的鈴聲、六親不認啦。

蕭大（痛苦地）：楊森先生！我表妹愛上你是因為……。

楊森：該不會是因為我的手一不小心碰到她的胸部吧？你自己好好想想！（他又拿了一支雪茄，並放了一些在口袋，最後乾脆把一整盒夾在腋下）你不要兩手空空去找她，我們鐵定會結婚，她會把三百銀元帶來，或者你帶來也行，她或你，都可以！（退場）

辛太太（從後面房間伸出頭來）：好像不太對勁，整條黃街的人都知道他是真吃定這女孩了。

蕭大（大喊）：這家店完了！他根本不愛她！我完了！（像關在裡的野獸團團轉，反覆叫著「這家店完了！」）然後突然停下來，對辛太太說話）愛是絕對不可能的，太昂貴了！可是，告訴我，一個人要怎樣處處提防的過日子？這是什麼樣的世界呀？

辛太太：我想我最好立刻去把理髮師傅找來比較好，你得跟他談談，和他好好談一下，人家是個體面的人，理髮師傅-- 他才是你表妹該選的人。

〔她不等回答就逕自離去了，蕭大再度團團轉〕

蕭大（痛苦地）：

愛撫變成勒殺

愛的嘆息變成害怕的叫喊

為什麼禿鷹老在那上面盤旋

一個女孩正要去見她的愛人

〔師傅先生進來。辛太太跟在後面，但師傅跟她做手勢，要她後退〕

蕭大（急著趨向他）：師傅先生，沈蒂小姐目前處境危急。

師傅：喔！

蕭大：師傅先生，這家店完了。

師傅：我知道，但接下來我們又要再度快轉，蕭大先生，沈蒂的魅力不在於她的店、而是在於她的心地，這一帶的人們給她取的外號說明了一切，他們稱她為「郊區天使」！我聽說她絞盡腦汁想辦法收容一些無家可歸的人，我那牛棚後頭的小木屋空著呢，可隨時供她使用。她還有許多說都說不完的善事。

蕭大先生我真希望沈蒂小姐願意接納過去幾天我所想到的這些個主意，不知尊意如何？

蕭大：師傅先生，她會很樂意聆聽您的高見的。

〔老王和警察進來，師傅先生轉頭看架上的東西〕

老王：沈蒂在嗎？

蕭大：不在。

老王：我是老王，賣水的人，我猜你就是蕭大先生？

蕭大：正是在下，你好，老王。

老王：我是沈蒂的朋友。我為了我受傷的手而來。

警察：他的手斷了。

蕭大（很快）：我看你需要一條吊帶。（拿出一條披肩，丟給老王。）

老王：但那是她新買的披肩呀。

蕭大：她用不著了。

老王：但她為了取悅某人才買的。

蕭大：事情有了變卦，她不再需要了。

老王（用披肩弄成吊帶把手懸住）：她是我唯一的證人。

警察：聽說你表妹目睹了這位紳士用鐵棒子打這位賣水的人？

蕭大：我只知道事情發生時我表妹並不在場。

老王：那是誤會！我們等沈蒂回來就會真相大白了，她可以作證，她上哪兒去了？

蕭大（嚴肅地）：王先生，你說你是我表妹的朋友，我表妹現在麻煩已經夠多了，四面八方都要壓榨她，接下來她將無力支應即使最小的傷害，我相信你不會要她因為說假話而翻不了身吧。

老王（困惑地）：是她勸我去找法官的

蕭大：是法官要治療你的手嗎？（師傅先生頭轉過來）王先生，我的一個原則就是絕不插手干預朋友之間的糾紛。蕭大向師傅先生鞠躬，師傅先生回敬。）

老王（拿下手上的披肩，放回去，傷心地）：我懂了。

警察：我想我可以走了，你最好對你的控訴再小心一點，要不是師傅先生慈悲為懷，你可能就要因為誣告而坐牢，你現在滾吧。（退場）

蕭大：發生這事，請勿見怪。

師傅：沒事沒事。（急切地）那檔跟「某人」的戀情（指著披肩）真的結束了吧？徹底終結了？

蕭大：徹底結束了，她看穿他了，當然，心情要整個回復得要一些時間吧恢復過來。

師傅：我們得謹慎行事，小心體貼。

蕭大：有一些新的創傷。

師傅：她應該到鄉下去。

蕭大：去住幾個禮拜，不過，在那之前她會很樂意跟她信得過的人好好談談

師傅：也許一邊吃頓小小的晚餐，在一家小小的、但很不錯的餐館。

蕭大：但要低調一些，我得趕快通知我表妹，她會聽話的，她很擔心這家她認為是神明賞賜的店。請耐心等候片刻。（退入到後面房間）

師傅（站起來，對著觀眾）：女士們先生們，你們覺得我這個人怎麼樣？有誰能比我做得更多？誰可以比我更不自私？更有遠見？小小一頓晚餐！可能多數人心裡只會往下流與粗俗的聯想發展，但事情絕不

會那樣，不會，她不會被吃豆腐，甚至連碰都不會被碰，連遞個鹽罐時的不小心碰觸都沒有。除了想法的交流之外不會有別的，兩個心靈會透過桌上的花找到彼此，白色的菊花—順帶一提。（他記下筆記）不，我們不會趁隙而入，不會對失望的心佔便宜，只有體貼與協助，而且幾乎盡在不言中，單單一個眼神就心領神會，一個眼神更勝千言萬語。

辛太太：所以事情都如你所願吧，師傅先生？

師傅：喔，都如我所願！那個楊森他什麼都不是，他不存在，將沒有人可以找到他，辛太太。（楊森進來）

楊森：這裡發生什麼事？

辛太太：師傅先生，要我叫蕭大先生嗎？他不會喜歡陌生人在他店裡閒蕩。

師傅：沈蒂小姐和蕭大先生正在商議重要的事情，不能被打擾。

楊森：什麼？她在這裡？我居然沒看到她進去！他們在商議什麼事情？我得一起參與。

師傅（阻擋他進後面房間）：要有耐性，我親愛的先生，我想我知道你是誰，請注意我和沈蒂正準備要宣佈訂婚。

楊森：什麼？

辛太太：把你嚇著了，是吧？

〔楊森正和理髮匠拉扯要進入後面房間時，沈蒂走了出來〕

師傅：對不起，沈蒂小姐，也許你可以解釋一下……。

楊森：到底怎麼了，沈蒂？你瘋了嗎？

沈蒂（喘著氣）：楊森，我表哥和師傅先生達成一項協議--我要聽從師傅先生的意見，繼續幫助這一帶的人，（停一下）我的表哥不要我們在一起。

楊森：你同意了？

沈蒂：是的。

〔停頓一下〕

楊森：他們跟妳說我是壞人？

〔沈蒂不說話〕

楊森：也許我真的是壞人，所以我才需要你，我低賤，沒有錢，沒有修養，但我不屈服，他們正要讓妳淪落不幸，沈蒂，（他走向她並壓低聲音，把一隻手放在她肩膀上）可憐的東西，他們是要妳做什麼？嫁個好人家！我一不在他們就把妳犧牲掉，不要否認，要不是我，妳早跟他走了！

沈蒂：是的。

楊森：一個你不愛的人。

沈蒂：是的。

楊森：你忘了所有的事了嗎？忘了那場雨了嗎？

沈蒂：沒忘。

楊森：妳怎樣把我從樹上救下來的？妳怎樣買水給我喝的？妳怎樣答應我那筆錢好讓我再飛行的？

沈蒂（顫抖著）：你想要怎麼樣？

楊森：我要妳和我一塊走。

沈蒂：師傅先生，原諒我，我想和楊森一起走。

楊森：這就對了。（全退場）

第五幕 A

〔簾幕前，沈蒂穿著結婚禮服，正準備要去出席自己的婚禮，她轉向觀眾〕

沈蒂：剛剛有件糟透了的事--當我愉快而且充滿期待的走出門外，地毯店的老闆娘站在大街上，全身顫抖著，她告訴我她的丈夫病倒了，她認為最好我能夠現在就還他們錢，我當然承諾如她所願，她才放了心，含著眼淚祝福我，並希望我原諒她，因為她無法全然信任我表哥，同樣的也信不過楊森。我怎麼可以竟然忘了那兩位善良的老人家？楊森吹掉我的店和我所有的朋友，不過他並不是壞人而且他愛我，只要我和他在一起，他就不會幹壞事。我的力量是否足夠把他內心的良善帶出？現在，在前往自己婚禮的途中，我擺蕩在恐懼和喜悅之間。（她快速離去。）

第六幕

E:各位觀眾，我們即將開始一場婚禮。

F:這是一場婚禮～但卻是一場奇妙的婚禮。新娘理所當然地，她等候著新郎。但新郎和他的母親等的竟是，新娘的表哥？

E:楊森已經拿走了兩百元，但他還需要三百元才能實現飛行員的夢。此刻沈蒂的店和楊森的梦想都出現了危機。（看錶，心急）

F:但婚禮還得再緩緩，因為楊森與他的母親，居然還在等著表哥！

沈蒂（害怕）：但是我表哥不能來。

楊森：甚麼意思？

沈蒂：他就是不能來。

楊森：那妳怎麼盤算我們的未來？告訴我。（拿出兩張車票）

F：兩張前往北京的車票！沈蒂，新娘子沈蒂的心又再次動搖了。

沈蒂：不要說了！不要給我看車票！我太害怕我會就這樣跟你走，而我無法給你三百銀元，楊森，想想那對老夫婦怎麼辦？

楊森：那我又怎麼辦？

沈蒂：楊森，我們不能問心無愧獲得北京的工作，所以我得拿回那兩百銀元，現在還我，楊森！

楊森：「現在還我，楊森！」妳到底在胡扯些什麼？妳到底是不是我老婆？妳知道妳這是背叛我，不是嗎？

沈蒂（輕輕地）：喔，楊森！

沈蒂（對著觀眾）：他壞，而且要我跟著一起壞。我人在這兒，我愛他，他卻在等表哥。（轉回對楊森）大家都要走了，要不要我也走？

楊森：不，妳等著。（他抓她新娘裝上的飾物拉著她走，把飾物弄得一團亂）這不是妳的婚禮嗎？我還在等，那老太婆也在等！

楊太太：叫誰老太婆！女士們先生們，大家怎麼不聊天了？婚禮只不過稍稍有點拖延，因為一位重要的貴客未到。楊森：為了給大家助興，我，新郎就來唱首歌—獻給一個偉大的節日，那個節日就叫天曉得什麼時候才會到來 never never never 節吧。（他唱歌）

「The song of Saint Nevernever Day」天曉得哪一天節之歌

在大家都知道的某一天

每個人都喊著「萬歲

那個可憐女人的兒子要登基為王了

那一天就是 Saint Nevernever Day

就在 Saint Nevernever Day

他就要坐上他的王位。

就在那天善良會有回報

而壞心會讓你腦袋開花

獎賞與收穫一邊交換鹽巴和麵包

一邊開心在玩耍

就在 Saint Nevernever Day

它們交換鹽巴和麵包

草原俯瞰天空

鵝卵石流動成河

人們眼睛眨都不眨在做好事

他們用我們的世界編織夢幻

就在 Saint Nevernever Day

他們用我們的世界編織夢幻

就在那天我會成為飛行員

而你會成為人中之龍

還有你，懶蟲，終於有了工作

妳，妹子，終於可以休息

就在 Saint Nevernever Day

妳，妹子，終於可以休息了

因為我們幾乎等不到這些

來臨的那一天，我知道

晚上等不到，不管七點八點或九點

而要第一聲公雞啼。

就在 Saint Nevernever Day

要到第一聲公雞啼。

楊太太：表哥，表哥不會來了。

〔三個人坐著，其中兩個人一直望著門口〕

第七幕

〔沈蒂菸草店的後院，一輛拖車上堆了些家俱，沈蒂和辛太太正從繩上取下換洗衣物〕

辛太太：我真不懂妳為什麼不拚死保住妳的店。

沈蒂：什麼？我連租金都付不出來，我必須今天就還那對老夫婦兩百銀元，但那筆錢我已經給了別人，我只好把煙草賣給梅珠太太。

辛太太：那甚麼都沒啦，沒了丈夫，沒了煙草，也沒了住的地方！人想要強出頭就會落得如此下場，妳往後靠什麼過活？

沈蒂：不知道，也許可以靠捲煙草賺一點吧。

辛太太：蕭大的褲子怎麼會在這裡？那他不是得光著屁股離開這裡了！

沈蒂：他有另一條褲子。

辛太太：妳不是說他不會再回來？那幹嘛留條褲子在這？

沈蒂：也許他不要了。

辛太太：要不要我來收走？

沈蒂：不。

〔師傅先生跑進來〕

師傅：什麼都不要說，我都知道了，妳犧牲妳的愛情和幸福，只為了成全那對信任妳的老夫婦，真不愧是這個充滿猜忌又惡毒的地區、眾人稱道的「郊區天使」。妳的未婚夫達不到妳的道德水平，所以妳離開他，而現在妳要關閉這曾經是許多人小小避難所的店！我不能坐視不管，多少個早晨我從我的門口看著妳在妳店門口分米給那些可憐的人，難道那樣的事不會再有了？四川好女人必須消失嗎？喔但願妳允許我幫妳做這些善事！不，什麼都不要說，我不需要任何擔保，也不用什麼妳請我幫忙的聲明！就這個--(他拿出一本支票簿，在其中一張上面簽了名，撕下放在馬車上) 我給你一張已經簽了名的空白支票，妳可以隨意填上任何數目字。現在我要走了，安靜而謙卑地，不求什麼，踏著腳，充滿敬意、無私地。

(退場)

辛太太(檢視支票)：妳得救了！像妳這種人運氣都很—妳總是會碰上一些白痴。但現在動手吧！填上一千銀元，然後我趁他清醒過來之前拿去銀行兌領。

沈蒂：把洗衣籃放到拖車上，不用那張支票我也付的出找妳來洗衣服的錢。

辛太太：什麼？妳不要這張支票？這真是罪過！是不是妳認為收了這支票就得嫁給他？簡直瘋了！像他這種人喜歡被牽著鼻子走！他們知道這是最大的福氣，還是說妳仍然放不下那個飛行員？黃街以及這整個這一帶的人都知道他對妳有多壞！

沈蒂：這都是因為貧窮。

辛太太(對著觀眾)：對對對，都是因為貧窮，最好是。接下來輪到我幫大家省點時間，(沈蒂及眾人配合啞劇)首先，沈蒂懷孕啦！一開始他只跟老王說不跟我說，呸，虧我當她姊妹淘，不過沒關係，能照顧這個孕婦的還是我這個有經驗的，後來啊，連蕭大的底細他都給我一五一十從實招了，這個可是我獨家喔，關鍵果然就是那條褲子，但是先讓我賣個關子，總之，接下來魔鬼戰勝天使，有錢人理髮師取代了窮光蛋飛行員，蕭大霸佔了親戚們偷來的菸草，還逼大家當他的血汗奴工，壞透了，這還用演嗎？你們就自己看下去吧。

〔蕭大離去，後面跟著木匠，他的另兩個小孩、弟媳婦、爺爺、以及失業者。弟媳婦、木匠、和失業者等三人拖著袋子〕

老王：他是壞人，但沈蒂是好人。

辛太太：我不知道，曬衣繩上有條褲子不見了，而他表哥正穿在身上，其中必有鬼，我倒很想弄清楚。

〔老婦人進來〕

老婦人：沈蒂小姐不在這兒嗎？

辛太太(心不在焉)：走了。

老婦人：那就怪了，她有東西要給我們。

老王(悲哀地看著他的手)：她曾經也想幫我，我的手越來越僵硬了，我確定她很快就會回來，表哥從來不會留太久的。

辛太太：是沒有，他有嗎？

第八幕

楊太太(對著觀眾，正要開始說話，音樂前奏就開始)：等等！剛剛婚禮的場景我的戲都被刪了，留點戲給我嘛！（轉回對觀眾）我必須告訴你們，關於眾人敬愛的蕭大先生如何運用他的智慧和力量，把我的兒子楊森從一個墮落的無賴變成為一個有用的人。整個地區的人都知道，蕭大先生開了一家發展快速的菸草工廠。三個月前我覺得有必要和兒子去拜訪他，他很快就接納了我。我聰明的兒子楊森，在監獄與工廠之間選擇接受了工廠的工作，並且用他自己的方式，很快地「適應」了。

〔楊森默劇〕

楊太太：楊森知道如何讓老闆「覺得」他很認真，很賣力，很誠實，也很聰明。所以很快的，他從工人變成了工頭。他當然也知道怎麼樣當一個稱職的工頭。

楊森：那邊的，不要工作不老實！籃子得移動快一點！（對一個小孩）坐地板才不會佔太多空間！還有你，對就你，你明明也可以吃的消！這些懶狗，花錢請你來幹嘛的？籃子快一點！畜生！把老頭弄到一旁和小孩一起挑菸草！不要偷懶！跟上我的節奏，所有人！

楊太太：這就是真實的世界呀。人們透過壓榨他者來彰顯自己的能力，確認自己的地位是安全的。他人是奴隸，我就是主子，我從此爬高了一個等級，不再與那些人同屬工人階級。楊森可是工頭哪！看看，他把那群人帶領得多好呀！好了，現在可以唱歌了。

〔有一個工人開始唱「第八頭大象之歌」，其他人附和唱重複部分的曲調〕

「第八頭大象之歌」

金先生有七頭象

然後又有了第八頭。

那七頭都很野，第八頭卻溫馴，

第八頭象看守大門。

跑快一點！

金先生有座森林公園，

天黑前得掃乾淨，

而現在天就快黑了！

七頭象在打掃森林，

金先生騎著第八頭，

七頭象勞動一整天，
第八頭卻在靜靜等。
挖快一點！
金先生有座森林公園，
天黑前得掃乾淨，
而現在天就快黑了！

七頭象受夠了
每天砍樹早到晚，
金先生對七頭象發脾氣，但他
給第八頭兩斗米，
什麼意思啊？

金先生有座森林公園，
天黑前得掃乾淨，
而現在天就快黑了！

七頭象們沒長牙，
第八頭有顆牙可用，
每次第八頭撕咬其他七頭象，
金先生站在一邊樂歪了。
繼續挖！

金先生有座森林公園，
天黑前得掃乾淨，
而現在天就快黑了！

〔蕭大咬著雪茄不時漫步過來，楊森笑著，加入第三節重複曲調部分，最後一節時拍著手把節拍加快〕

第九幕

〔沈蒂的煙草店，店已經變成一間辦公室，有漂亮的椅子，還鋪著精美的地毯。正在下雨，蕭大變得肥胖，正準備要送老夫婦出去，辛太太看著他們，很高興的樣子，她明顯地穿了一套新衣服〕

老婦人：我們今天接到一封信還有上回我們借給她的那兩百銀元，信封上沒有寄信地址，但這一定是沈蒂寄來的，我們想寫信給她，她的地址呢？

蕭大：很抱歉這個我也不知道。

老婦人：我會再過來，我相信她遲早會回來的。

〔蕭大鞠躬，老婦人離去顯得憂慮不安〕

辛太太：他們太晚收到那筆錢了，現在他們的店沒了，因為他們付不出稅金。

蕭大：他們為什麼不來找我？

辛太太：人們不喜歡來找你，首先，我猜他們在等沈蒂回來，因為他們當初沒有寫借據。然後在那要命的時刻裡，老頭生病發熱，他老婆必須日夜服侍他。

蕭大(他想坐下來開始覺得不舒服)：我又覺得暈眩了。

辛太太(照料他)：妳已經七個月了！太興奮對妳不好，妳應該很高興有我在這，沒有旁人幫忙是行不通的。好吧，在妳最艱難的時刻我也會陪著妳的。(她笑。)

蕭大：我胖得太快，應該會引起注意。

辛太太：他們會認為是因為妳太有錢了。

蕭大：不知道小孩會怎樣？

辛太太：妳一天問三次，他一定會被好好照顧，他會擁有錢買得的最好的一切。

蕭大：是的，(憂心地)而且永遠別讓他看到蕭大。

辛太太：永遠不要，只要沈蒂就好。喝一點這水。

〔楊森進來，他穿著一套漂亮西裝，手上還提著一個公事手提箱，他看到辛太太抱著蕭大，吃了一驚〕

楊森：我打擾到你們了。

蕭大(勉強起來，搖晃地走去門口)：明天見，辛太太。

〔辛太太戴上手套，微笑著離去〕

楊森：你最近有些不對勁，跟以前不太一樣，情緒化，優柔寡斷，你是不是病了？公司有些問題，政府要關閉我們的工廠，他們說他們最多只能允許法定工人人數的兩倍，你得處理處理喔，蕭大先生。你今天得跟理髮匠討論一下新計劃。

蕭大(顧左右而言他)：這些小屋已經夠好了。

楊森：是的，給那些烏合之眾工作是夠好的，但對於草卻不夠好，太潮濕。我們和梅珠太太喝個茶、讓我好好伺候她，然後一半價錢就能弄到那些房子了。

蕭大(嚴厲地)：不，看在公司名聲的份上，我要你的行為含蓄點，規規矩矩做生意。

楊森：幹嘛生氣？是不是那些不好聽的流言困擾你？

老王的聲音(從外面傳來)：

我在賣水，賣水，

我站在淋著雨。

就為這一點點水。

我卻要吃盡苦頭。

我大聲喊：「買水呀！」

但沒有人買，

乾透了，快死了，

快喝了水付錢！

楊森：又是那個該死的賣水人，他又要來囉嗦了。

老王的聲音(從外面傳來)：四川城裡都沒好人了嗎？那個曾經下著雨都還歡天喜地跟我買水的沈蒂去哪裡了？沒有人看到她嗎？有一天傍晚她走進這房子就再也沒出來過。

楊森：要不要我叫他閉嘴？她在哪裡干他屁事？

老王(進來)：蕭大先生，我再問你一次沈蒂什麼時候會回來？她已經離開六個月了。(蕭大默不作聲)這段期間的很多變化都是她絕對不會認同的。(蕭大還是不吭聲)蕭大先生，這個地區的流言四起，都說沈蒂一定是出事了，我們這些她的朋友都很擔心，行行好給我們她的地址吧！

蕭大：很抱歉，我現在正忙，王先生，下禮拜再來吧。

老王(興奮地)：以前每天早上她的門口都會有米，給有需要的人，最近又開始有了！

蕭大：那又說明了什麼呢？

老王：那說明了沈蒂根本就沒離開，可是……

蕭大：可是什麼？(老王不說話)如果你是沈蒂的朋友，能少問她的事就少問吧，這是我的忠告。

老王：好個忠告！蕭大先生，沈蒂失蹤前告訴過我她懷孕了！

楊森：什麼？

蕭大(很快地)：胡說！

老王(很熱切地對蕭大)：蕭大先生，你別想著沈蒂的朋友會不再過問，好人不會那麼容易被忘記，這種人不多。(退場)

〔蕭大一動不動，望著他離去，然後很快走進後面的房間〕

楊森(對著觀眾)：沈蒂懷孕了！我簡直快樂得要發瘋！我一直都被騙！她當時一定跟她表哥說了，然後那個惡棍立刻就把她送走！這真是太不人道。老天，我有兒子了... (後面房間傳來嗚咽聲他站著不動)我是不是聽到有人在哭？是誰？那狡猾的狗蕭大不會哭的！然後早上門口又出現了米又是怎麼回事？那女孩難不成在這裡？是他把她藏了起來？還有誰可能哭呢？該哭的人是我吧！

〔蕭大從後面房間出來，走向門口，看著外面的雨〕

楊森：說，她在哪裡？

蕭大(舉起一隻手傾聽著)：等一下！現在是九點，但今天甚麼都聽不到，雨太大了。

楊森(擲掄地)：你想聽到什麼？

蕭大：送郵件的飛機。

楊森：少無聊了。

蕭大：我曾經聽說你想開飛機是嗎？現在還想嗎？

楊森：我對目前的職位沒什麼挑剔的。說起來，我越來越在意公司了，畢竟這是我曾經的未來妻子的公司，就算她已經走了，她真的走了嗎？

蕭大：你幹嘛問？

楊森：也許因為她的戀情還原封不動地沒有離開我。不管怎樣，我仍然充分關切她的一切，譬如說，她是不是被關起來鎖住了。

蕭大：被誰呢？

楊森：被你！

〔停頓〕

蕭大：那你想怎樣？

楊森：我可能，先從這開始——我對我在公司的職位有意見了。

蕭大：喔，我懂，那如果公司能給你一個適當的職位，你會願意放棄追問你曾經的未來妻子嗎？

楊森：也許。

蕭大：你想要什麼樣的新職位？

楊森：最高的那個，我在考慮讓你滾蛋，比如說。

蕭大：那如果，是公司讓你滾蛋，而不是我呢？

楊森：我可能會再回來，而且不是一個人。

蕭大：那是？

楊森：帶警察來。

蕭大：帶警察來，可如果警察找不到人呢？

楊森：那我想他們會搜查後面的房間，我覺得我必須有些行動好讓她重回我的懷抱。(冷靜地)她懷孕了，需要有人照應，我得去跟賣水人談一談。(他走開。)

〔蕭大看著他進去，一動不動，然後很快回去後面的房間，他拿出沈蒂的東西:內衣、衣服、還有盥洗用具，他對著沈蒂從老夫婦那裡買來的那條披肩看了很久。他把這些東西捆成一包，聽到有聲音，把這包東西放到桌子底下。房東太太和師傅先生進來，他們和蕭大打招呼，然後把雨傘和膠鞋放到一旁〕

房東太太：秋天快到了，蕭大先生。

師傅：哀傷的季節！

房東太太：你那位迷人的助理哪兒去了？不過我猜你一定不知道他的那一面，他總是有辦法把施展魅力和對公司業務的關心結合在一塊，這些都只帶給你好處。

蕭大(鞠躬)：兩位請坐。

〔他們坐下開始抽菸〕

師傅：蕭大先生，對於要與你談論你那不斷擴充的計劃我深深感到嫌惡，我把小木屋交給你表妹全權處理去收容無家可歸的人，你卻在那裡搞工廠，支票我交給她，兌領的是你，你的表妹卻不見了。先生，你表妹在哪兒？

蕭大：師傅先生，別擔心，她就快回來了。我沒有要你再給更多，我只想問問要是我表妹回來了，你會不會對我的新計劃有更高的興趣。

師傅：我說過一千次了，我隨時準備和你表妹討論任何事情，和你什麼都免談。

蕭大：再也不會了。

師傅：那麼何時會發生？

蕭大（不確定）：三個月之內。

師傅(不高興)：那我到時候簽。

蕭大：梅珠太太，關於妳的部分—妳是否已經準備好向警方確認我會使用妳的工作間？

房東太太：當然，如果你同意把你的助理讓給我。你知道我要的條件已經好幾個禮拜了，(對師傅先生)年輕人在業務上很有效率，我需要一位這樣的經理。

蕭大：請妳務必體諒--我目前不能沒有楊森先生，而且我最近健康狀況也不太好，本來是讓給妳的，只是.....

房東太太：只是什麼？

〔停頓〕

蕭大：好吧，他明天會去找妳，到妳的辦公室。

房東太太：我很高興你能做出這個決定。

蕭大(看向門口)：朋友，讓我們現在來達成協議吧，開十二家未來專賣沈蒂好菸草的漂亮新店舖，我聽說人們稱我為「四川的煙草大王」，實際上我只是為了我表妹的利益在維持這樁生意，這生意將會是她的，也是她的子女與未來子孫的。

〔外面傳來群眾的聲音，楊森、老王、以及警察進來〕

警察：蕭大先生，我很抱歉這樣的騷動，這一帶許多人要求我來追查針對你公司的檢舉，根據這個檢舉他們說你剝奪了你表妹沈蒂的自由。

蕭大：沒這回事。

警察：楊森先生作證說，他聽到你辦公室後面的房間傳來哭聲，而他肯定這是女人的哭聲。

房東太太：荒唐，我和師傅先生可以作證沒有人在這裡哭。

警察：很抱歉，上頭命令我搜查這個有問題的房間。

〔蕭大把門打開，警察欠身一下，走到房間門口，往裡頭看了一下，然後轉身微笑〕

警察：裡頭的確沒人。

楊森(一直跟在警察後面)：可我真的聽到哭聲！（他眼睛一亮，看到桌下蕭大剛才放的包裹，他審視包裹）之前這裡沒這個！

〔他把包裹打開，露出了沈蒂的衣服及其他物品〕

老王：都是沈蒂的東西！（他跑向門口，大喊）她的衣服在這裡找到了！

警察(拿起這些衣物)：你說你表妹已經離開，一包她的東西卻被發現藏在你的桌子底下，我們可以在哪裡找到這女孩，蕭大先生？

群眾的喊叫聲：沈蒂的東西找到了！菸草大王謀害並且殺了她！

警察：蕭大先生，我看你必須跟我去局裡一趟。

蕭大(向房東太太和師傅先生鞠躬)：我要為這件醜聞道歉，朋友，但四川還是有司法，我相信事情很快就會澄清的。(他走出去，警察跟隨其後。)

第九幕 A

〔老王睡覺的地方，音樂，眾神明最後一次出現在賣水的人夢中。他們變了許多，看起來風塵僕僕，勞累不堪，那是由於長途旅行，又經歷許多不愉快經驗的結果，其中一個帽子不見了，一個腳誤觸狐狸捕捉器斷了，三個人都赤著腳。〕

老王：你們終於來了！沈蒂的店發生了可怕的事情，大爺們！沈蒂幾個月前又離開了！她的表哥掠奪了一切！他今天被逮捕了，大家都認為他為了侵占店而殺害了沈蒂，但我不相信，我夢見她告訴我說她表哥監禁了她。

神明甲：這太可怕了，我們的整個尋找過程變得哀傷，我們遇見的好人不多，而我們遇見的好人又都過著非人的生活，我們已經決定就鎖定沈蒂吧。

神明乙：如果她還好好的話！

老王：她當然還好，可是她不見了。

神明甲：那就整個完了！

神明乙：自制一點好嗎！

神明甲：自制有比較好嗎？如果找不到她，我們就只好放棄。我們發現的是個什麼樣的世界？到處充滿悲慘、粗俗、以及荒涼！到底哪裡可以讓好人擺脫困境？

神明丙：哎，人們忙著保全自己，善意把他們帶到深淵的邊上，善行則真正把他們推入深淵。(對另兩位神明)你們必須承認，這個世界不能活了！

神明乙(激烈地)：不，是人出了問題!

神明丙：世界太冷酷！

神明乙：人們太軟弱！

神明甲：兄弟們，我們不能絕望，我們的確發現了一個好人、而且一直沒有變壞，她只是不見了，我們趕快去找她！一個就夠了！我們不是說過只要有一個人能夠忍受這個世界，事情就會變好？只要一個？

〔他們快速消失〕

第十幕

〔法庭，群眾、房東太太、楊森和他母親、老王、馬虎夫妻、爺爺、年輕妓女、那對老夫婦、辛太太、警察、失業者、弟媳婦〕

妻子：他勢力太大了。

老王：他想再開 12 家新店。

丈夫：如果說被告的朋友—理髮匠師傅和房東太太梅珠也都是法官的朋友，法官要怎樣做出公平的判決？

老婦人(對老王)：我們可憐的沈蒂是永遠找不到了。

老王：不，只有神明才能發現事實。

警察：秩序!法官來了！

〔三位神明穿著法官的袍子進來當他們經過舞台上角燈走向作為什我們聽得到他們在竊竊私語〕

神明丙：我們會被發現的，那幾張假證書弄得糟透了。

神明甲：不會的。

辛太太：這幾個是新法官！

老王：而且是很好的法官！

(神明丙聽到這個，回頭對老王微笑，三位神明坐下來，神明甲用木槌往桌上一敲，警察帶蕭大進來，大家對他發出噓聲，但他仍昂首闊步)

(蕭大看到三位神明，昏倒)

妻子：怎麼回事?菸草大王昏倒了。

弟媳婦：沒錯，一看到新法官！

神明甲：你就是煙草商人蕭大？

蕭大(微弱)：是的

神明甲：你被控為了佔據你表妹的事業而將她殺害，你認罪嗎？

蕭大：不。

神明甲(翻閱文件)：我們先聽聽本區的警察陳述一下被告以及他表妹的名聲。

警察(走上前)：沈蒂小姐是個好善樂施的女孩，而我所認識的蕭大先生是個守法而值得尊敬的公民。

神明甲：在座各位還有沒有人可以作證被告的無辜？

〔師傅先生和房東太太走上前〕

房東太太：蕭大先生在四川這裡享有深受敬重生意人的名聲。我請求庭上注意一個事實--蕭大先生不僅僅將提供為數眾多的僱員最佳工作空間，同時也不斷給殘障之家提供服務。

神明甲：是的，是的，但是我們現在想聽聽有沒有對被告較不利的證詞。

〔老王、木匠、老夫婦、失業者、弟媳婦以及年輕的女等走向前〕

警察：這個地區的無賴。

神明甲：好，你們對蕭大平常的行為了解有多少？

喊叫聲(混雜)：他毀了我們!他勒索我!他叫說我們幹壞勾幹!魚肉鄉民!說謊!騙人!兇手!

神明甲：被告你有什麼話說？

蕭大：我僅僅讓我表妹得以生存，大人，我都只在她的店有關門危機時前來。我表妹受歡迎，我負責扮黑臉，所以大家恨我。

弟媳婦(對眾神明)：沈蒂收留我們，他卻讓我們沒地方去!

蕭大：你們這樣的人太多了!

老王：那他們(指著那對老夫婦)也是自私的嗎？

老妻：我們把自己的積蓄投注到沈蒂的店，為什麼你害我們的店也倒閉了？

蕭大：租金太高!而且我表妹不懂得做生意!

老王：可是你為什麼要強迫她去嫁一個她不愛的人，那邊的那個理髮匠？

蕭大：她愛的那個人是個惡棍。

老王(指著楊森)：他？

楊森(跳起來)：因為他是個惡棍，所以你讓他進你的辦公室工作？

蕭大：為了讓你變好!讓你變好呀!

弟媳婦：讓他變成一個奴隸的工頭!

楊森(堅持要發言)：大人，我必須要為他說話!被告可能真的把我塑造成如你們說的那樣，可是他不是殺人犯，他被捕的幾分鐘前，我聽到沈蒂的聲音在他後面的房間!

神明甲(熱切地)：她還活著？告訴我們你確切聽到了什麼？

楊森(得意地)：哭聲，大人，哭聲!

神明丙：你認得她的聲音嗎？

楊森：當然，我怎麼會認不得她的聲音呢？

妻子：是啊，你常把她弄哭啊!

楊森：我也讓她快樂啊，可是那時候他(指著蕭大)只打算把沈蒂賣給理髮師傅!

蕭大(對楊森)：因為你不愛她!你要她犧牲所有的朋友，可是理髮師傳出錢讓她去幫助窮人，所以我才讓她們訂婚。

老王：為什麼不拿到那張大支票就讓她去做善事？為什麼要把沈蒂的朋友送進你的血汗工廠，菸草大王？

蕭大：為了小孩呀！

妻子：那別人的小孩呢？你有為他們做什麼嗎？

〔蕭大默不作聲〕

老王：你現在沒話說了！神明送給沈蒂這個小店，像是一個行善的泉源，她總是想做善事，而你總是來破壞她。

蕭大(憤怒)：要是不這樣做，泉水早就被榨乾了，笨蛋！

辛太太：這是真的，大人！

老王：如果不能分到水，那這些又有什麼用？

蕭大：善行意味著毀滅！

老王(瘋狂)：那惡行就意味著美好人生，是嗎？壞傢伙，你到底對好沈蒂做了什麼？她是好人！當那邊那個人打斷我的手的時候，她想為我做證，而現在換我為她做證，她是好人，我發誓!(他舉起手作發誓狀。)

蕭大：我是她唯一的朋友！

所有的人：她在哪裡？

蕭大：走了。

老王：走去哪兒？

蕭大：我不說。

所有的人：為什麼她一定得走？

蕭大(大叫)：因為你們會把她撕成碎片！(突然靜下來，跌在椅子上)我撐不下去了，我會把一切解釋清楚，如果大家都迴避，只留下法官，我就會招供。

所有的人：他要招供！了他想通了！

神明甲(用木槌敲桌子)：請大家迴避！

(警察清場)

辛太太(離開時笑著)：會有大驚喜喔！

蕭大：人都離開了嗎？全部？我不能再保持緘默了，我認得你們，神仙大爺們！

神明乙：你到底把我們的四川好女人怎樣了

蕭大：讓我招供這個驚人的事實：我就是她！

神明乙：沈蒂！

沈蒂：

是的，就是我，蕭大跟沈蒂，都是我，

您先前要我行善又要存活的告誡

像閃電把我劈成兩半。

對別人好，又要對自己好—

我無法同時做到兩者，

幫助別人又要幫助自己實在太難。

世界太艱苦! 太多悲慘、太絕望!

才對乞丐伸出援手，他們立刻就扯斷你的手

為什麼行惡得善報？行善卻等著被懲罰？

關於您偉大的計畫，喔，神明大爺，我太可憐也太渺小。

神明甲(驚嚇莫名)：別再說了，不快樂的女人！能再度找到妳，我們只感到快樂！

沈蒂：但我得告訴你們我是壞人，我的罪行讓每個人都在議論！

神明甲：每一個人都在談論妳的善行的好女人！

沈蒂：也是壞男人。

神明甲：誤會一場啦！

神明乙：可往後她要怎麼過？

神明甲：她沒問題的，她很堅強，挺得住。又超能忍。

神明乙：可是你沒聽到她說的嗎？

神明甲(熱烈的)：是很困擾!而且難以置信！我們該承認我們的戒律會搞死人嗎？我們該棄絕我們的戒律嗎?(愠怒的) 絕不！這個世界該改變嗎?不！所有事物都在各安其位！(他突然用木槌敲桌子)那麼現在……(他做了個手勢，音樂開始，透紅的光) 我們回去吧，

這個小小的世界牽絆我們太久，

它的喜悅和哀傷讓我們振作又痛苦。

然而，在上頭，群星之外，

我們會很樂意認定妳，沈蒂，這個好女人

見證了我們在凡世間的精神

在寒冷的黑暗中，提著一盞小燈！

再見了! 好自為之！

〔神明退場〕

沈蒂：喔，不要走，大爺們！不要走！不要丟下我！我如何面對那對失去店舖的善良老夫婦，以及廢了一隻手的賣水人？還有我要怎樣抗拒我不愛的理髮匠以及我所愛的楊森？我現在又懷了小孩，很快就會有嗷嗷待哺的小兒子！我不能留在這裡！

〔她轉身帶著搜尋的目光走向門口，其他人準備著要進來〕

神明甲：妳做得到的，只要善良，一切都會好轉！

〔證人們進來看到沈蒂都吃了一驚〕

所有的人：沈蒂！

神明甲：她沒死，只是藏了起來，她會和你們在一起，一個好人！

沈蒂：可是我需要我的表哥！

神明甲：不要太頻繁

沈蒂：一個禮拜至少一天！

神明甲：一個月一天就夠了！

沈蒂：喔，不要離開，大爺們！我還有好多事沒告訴你們，我非常需要你們！

〔眾神明開始唱歌〕

「雲彩上消失中的神明三重唱」

我們，哎啊，永遠不會逗留

超過短暫的一年

如果盯著你的寶貝太久

它就會消失不見

真理的黃金光彩

在這塵世參雜著陰影

所以我們得離開

回到我們的太虛界

沈蒂：救命啊！（她的叫聲貫穿著這首歌）

我們熱切的搜尋結束了

讓我們騰雲升空回天堂

好人，四川好女人

讚頌吧，讚頌到永遠！

〔沈蒂張開雙手絕望的邁向他們時，他們在上面消失了，微笑著，揮著手〕

劇終